





繡像隋唐演義卷十

第九十一回 延秋門君臣奔竄 馬嵬驛兄妹伏誅  
詞曰 昔日窮奢極麗 今日殘山剩水 拋離宮院 陟崔

嵬 問因誰 昔日皇恩獨眷 今日人心都變 冰  
山消盡 玉環捐 悔從前 右調添字 昭君怨

自古賢君相與賢妃后無不謹身修德克儉克勤上體天  
心下合人意所以能防患於患未作之先轉禍於福將至  
之日庶幾四方可以無慮萬民因而得所如其不然為上  
者驕奢淫佚不知敬天勸民而權惡庸劣之臣與那怙寵  
恃勢敗檢喪節的嬪妃戚婉擅作威福只狗一己之私不  
顧國家之事以致天怒人怨干戈頓起地方失守宗社幾  
傾彼賣國權臣以及蠱惑君心的女子小人固終不免於  
誅戮然萬民已受其塗炭天子且至於蒙塵到那時方咨  
嗟歎悼追悔前非則亦何益之有哉却說玄宗聽信楊國  
忠之言催逼哥舒翰出戰遂至全軍覆沒主帥遭殃潼關  
失陷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等處守將都棄城而走唐  
朝制度各邊鎮每三十里設立一烟墩每日黃昏時分放  
烟一炬接遞至京以報平安謂之平安火那時平安火三  
夜不至玄宗心甚惶惑忽飛馬連報說哥舒翰喪師失地  
賊兵乘勝而進勢不可當玄宗大驚立即召集廷臣商議  
楊國忠怕人埋怨他催戰之誤倒先大言道哥舒翰本當  
早戰以乘賊之無備只因戰之不早使賊轉生狡謀墮彼

之計同平章事韋見素道輕敵而敗悔已無及為今之計  
宜速徵諸道兵入援更命大將督率京中新募丁壯守衛  
京城翰林承旨秦國楨道還須速救郭子儀李光弼等急  
移兵以禦賊入京之路楊國忠只却沉吟不語玄宗問宰  
相之見若何國忠奏道徵兵禦賊督兵守城固皆要著但  
潼關既陷長安危甚賊勢方張漸逼京師外兵未能遽集  
所謂遠水難救近火以臣愚見莫如車駕暫幸西蜀先使  
聖躬安穩不為賊氣所侵擾然後徐徐待兵之至乃為萬  
全之策玄宗聞奏未及開言只見翰林承旨秦國楨出班  
奏道逆賊犯順勢雖猖披然豈能敵天朝兵力即今郭子  
儀李光弼顏真卿張巡等皆屢戰屢勝近又報東平太守  
吳王祇義師屢次殺賊甚多聞安祿山詬罵其黨嚴莊高  
尚說汝前日勸我反以為計出萬全今我屢為官軍所逼  
萬全何在高嚴二賊無言可對祿山欲殺之左右勸解而  
止是賊氣已挫行當殄滅今我兵潼關之敗失在違眾議  
而催出戰非盡哥舒翰之罪也若外兵雲集恢復有期奈  
何以一敗之故遽思奔避大駕一行京都孰守獨不為宗  
廟社稷計乎幸蜀之說臣愚以為不可玄宗傳諭在廷諸  
臣各抒所見諸臣都唯唯莫對但回奏道容臣等赴中書  
共議良策覆旨玄宗悶悶不悅隨罷朝回宮看官你道楊  
國忠為何忽有幸蜀之說却原來他向會為劍南節度使  
西川是他的熟徑前日一聞祿山反叛他即私遣心腹密  
營儲蓄於蜀中以備緩急故今倡議幸蜀圖自便耳正是



只因自己營三窟 強欲君王駐六飛  
當下國忠見衆志不一上意未決想道前日天子又欲親征又欲禪位多虧我姊妹們勸止今日幸蜀之計也須得他們去攬簪纓妙遂乘間打從便門來到魏國夫人府中相與密議其事那時魏國夫人正從宮中宴會出來同韓國夫人各歸私第每家一隊隊著五色衣車仗儀從燈火輝煌相映如百花之煥發正在那里下輦步到廳堂恰好國忠慌慌張張的來到口中只連聲道急走上急走上魏國夫人忙問有何急事國忠道潼關失守賊兵將至爲今之計莫如勸聖駕速幸蜀中我們有家業在彼到那裏可不失富貴爭奈衆論紛紛聖意不決須得你姊妹急入宮去與貴妃一同勸駕爲妙若更遲延賊信緊急人心一變我輩齏粉矣魏國夫人聞言著了慌把家中只莊怪事且丟過一邊急約了韓國夫人一齊入宮見了楊妃密將國忠所言述了一遍姊妹三個同見玄宗力勸早早幸蜀你一句我一句繼以涕泣不由玄宗不從遂密召國忠入宮共議國忠又極言幸蜀之便且云陛下若明言幸蜀廷臣必多異議必至遲延誤事今宜虛下親征之詔一面竟起駕西行玄宗依言遂下詔親征以京兆尹魏方進爲御史大夫兼置頓使少尹崔光遠爲西京留守將軍命內官邊令誠掌管宮門鎖鑰又特命龍武將軍陳元禮整敕護駕軍士給與錢帛選開廐馬千餘匹備用總不使外人知道是日玄宗密移駐北內至次日黎明獨與楊妃姊妹

皇太子并在宮中的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章見素魏方進陳元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而去臨行之時玄宗欲召梅妃江采蘋同行楊妃止之道車駕宜先發餘人不妨另日徐進玄宗又欲徧召在京的王孫王妃隨駕同行楊國忠道若如此則遲延時日且外人都知其事了不如大駕先行徐降密旨召赴行在可也於是玄宗遂行梅妃與諸王孫妃主之在外者俱不得從車駕既行人猶未知百官猶入朝宮門尚閉猶聞漏聲三衛立仗儼然及宮門一啟宮人亂出嬪妃奔竄喧傳聖駕不知何往中外攘擾秦國模秦國積料玄宗必然幸蜀飛騎追隨其餘官員士庶四出逃避小民爭入宮禁及宦官之家盜取財寶或竟騎驢上殿公子王孫有一時無可逃避者號泣於路傍後來杜工部曾有哀王孫詩云  
長安城頭白頭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間啄大屋屋底蓬官走避胡金鞭斷折大將死骨肉不得同馬馱腰下寶魚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王孫立斯須昨夜春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太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釐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慎勿疎五陵佳氣無時無

且說玄宗倉卒西幸駕過左藏只見有許多軍役手中各執草把在那里伺候玄宗停車問其故楊國忠奏道左藏櫃財甚多一時不能載去將來恐爲賊所得臣意欲盡焚之無爲賊守玄宗愀然道賊來若無所得必更苛求百姓不如留此與之勿重困吾民遂叱退軍役驅車前進纔過了便橋國忠即使人焚橋以防追者玄宗聞之咄嗟道百姓各欲避賊求生奈何絕其生路乃救高力士率軍士速往撲滅之後人謂玄宗於患難奔走之時有此二美事所以後來得仍歸故鄉終享壽考正是  
三言星退舍 天意原易回  
倉卒不忘民 庶幾國脈培

玄宗駕至咸陽望賢宮地方官員俱先逃避日已晌午猶未進食百姓或獻糲飯雜以麥荳王孫輩爭以手掬食之亦揮淚不止衆百姓中有個白髮老翁姓郭名謹慎涕泣進言道安祿山包藏禍心已非一日當時有赴闕若言其反者陛下輒殺之使得逞其奸逆以致乘輿播遷所以古聖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也猶記宋璟爲相屢進直言天下賴以安然頻歲以來諸臣皆以言爲諱唯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俱不得而知草野之人早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何由得觀天顏而訴語乎玄宗頓足嗟嘆道此皆朕之不明悔已無及温言謝遣之從行軍士乏食聽其散往各莊村覓食

是夜宿金城館驛甚是不堪是日駕臨至馬嵬驛將士飢疲都懷憤怒適河原軍使王思禮潼關奔至玄宗方知哥舒翰被擒因即以思禮爲河西隴右節度使令即赴鎮收集散卒以候東討思禮臨行密語陳元禮道楊國忠召亂起釁罪大惡極人人痛恨僕曾勸哥舒翰將軍上表請殺之惜其不從我言今將軍何不撲殺此賊以快衆心陳元禮道吾正有此意遂與東宮內侍李輔國商議正欲密啟太子恰值有吐蕃使者二十餘人因來議和好隨駕而行只一日遮楊國忠交通番使謀反我等何不殺反賊於是衆軍一齊鼓譟起來國忠大駭急策馬奔避衆軍蜂擁而前兵刃亂下登時砍倒屠割肢體頃刻而盡以槍揭其首於驛門外并殺其子戶部侍郎楊正思  
任是冰山高萬丈 不難一日付東流  
國忠纔被害湊巧韓國夫人乘車而至衆軍一齊上前也將韓國夫人砍死魏國夫人與其子斐徽并國忠的妻子幼兒都逃至陳倉被縣令薛景仙率吏民追捕著也都被誅戮正是  
昔年淡掃眉 今日血污顛 可憐天子姨  
卒難保首領 恨不如沐猴 幻化潛蹤影  
玄宗當日聞楊國忠爲衆軍所殺急出至驛門用好言安慰衆軍令各收隊衆軍只是喧鬧擾攘圍住驛門不散玄宗傳問爾等爲何還不散衆軍譁然道反賊雖殺恨由猶



在何敢便散。陳元禮奏道：衆人之意，以國忠既誅，貴妃不宜更待至尊。伏候聖斷。玄宗驚訝失色道：「妃子深居宮中，國忠即謀反，與他何干？高力士奏道：「貴妃誠無罪，但衆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猶在帝左右，豈能自安？願皇爺深思之。將士安則聖躬方萬安。玄宗默然點頭，轉步回驛，不忍入行宮。只於驛傍小巷中，倚仗垂首而立。京兆司錄韋諤，即韋見素之子。那時正侍立於側，乃跪奏道：「衆怒難犯，安危在頃刻間。願陛下割恩忍愛，以寧國家。玄宗乃步入行宮，見了貴妃，一字也不出口，但撫之而哭。門外譁聲愈甚。高力士道：「事宜速決。玄宗攜著貴妃，出至驛道北牆口，大哭道：「妃子，我和你從此永別矣。楊妃亦涕泣嗚咽道：「願陛下保重，妾負罪良多，死無所恨。乞容禮佛而死。玄宗哭道：「願仗佛力，使妃子善地受生。回顧高力士，汝可引至佛堂善處之。說罷，大哭而入。楊妃上佛堂禮佛畢，高力士奉上羅巾，促令自縊於佛堂前一果樹下。年三十有八，時天寶十五年六月也。噫！此正白樂天長恨歌中所云：九重城闕烟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後人題咏馬嵬坡甚多，惟杜真卿一詩極佳。詩云：

楊柳依依水泊堤，春城茅屋燕爭飛。  
海棠正好東風惡，狼籍殘紅襯馬蹄。

楊妃既死，高力士即出驛門，對衆宣言道：「妃子楊氏已奉聖旨賜死了。衆軍還未肯信。高力士奉諭，將楊妃之屍，用

綉衾覆於榻上，置之驛庭中。敕陳元禮率領衆軍將入視，元禮揭其半衾，抬其首，以示衆人。於是衆人知其果死，都免甲釋冑頓首呼萬歲而出。玄宗命高力士速具棺殮，草草的葬之於西郊之外。道北嶽下纔葬畢，適南方進荔枝，到來。玄宗觸物思人，放聲大哭，即命以荔枝祭於塚前。張祐有詩云：

旌旗不整奈君何，南去人稀北去多。  
塵土已殘香粉艷，荔枝猶到馬嵬坡。

玄宗因願謂高力士道：「妃子向常有異夢，今日應矣。力士道：「貴妃何夢？老奴未知。玄宗道：「妃子曾說來，夢與朕同遊驪山，至興元驛對食。後院忽火發，倉卒出走，回望驛門中樹木俱爲烈焰，俄有二龍至，朕跨白龍，其行甚速。妃子跨黑龍，其行甚遲。左右無人，惟見一蓬頭黑面之物，狀如鬼魅。自云：「是此峯之神，承上帝之命，授妃子爲益州牧。蠶元后悚然而覺，明日即聞漁陽叛信。如今想起來，與朕遊驪山驪者離也。方食火發，失食之兆。火爲兵象，驛木俱焚，驛與易同，加水於旁，楊字也。朕跨白龍，西行之象。妃子跨黑龍，幽陰之象。峯神者山鬼也。山鬼乃鬼字。益州牧蠶，元后牧蠶，所以致絲。益旁加絲，縊字也。正縊死於馬嵬之兆。高力士道：「夢兆不祥，誠如聖諭。老奴猶記昔年遇一術士李遐周，彼曾咏一詩云：燕人市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彼說此詩，所言應在後日。由今思之，燕市一句，指祿山之叛，函關句謂哥舒翰之敗，山下鬼乃嵬字。

卽馬嵬驛也。貴妃小字玉環，今日老奴奉以羅巾自縊，所謂環上繫羅衣也。定數如此，聖上宜自寬，不必過於傷情。正說間，陳元禮入奏，請旨約飭軍隊起行。玄宗傳諭，卽行時樂工張野狐在側。玄宗揮淚向他說道：「此去劍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正是：

好景不堪愁裏看，偏然觸目更傷情。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總評：玄宗西行，欲召江采蘋同行。楊妃叱止之。雖云見妒，正爲末後團圓張本。楊國忠欲焚左藏，斷便橋，亦未爲不可。玄宗急叱退軍士，救止焚毀，雖於流離顛沛之中，猶念念不忘民瘼，賢聖之君，不過如是。徒以女色起釁，幾至喪身忘國，可不戒哉。

第九十二回 留靈武儲君卽位 陷長安逆賊肆凶

詞曰：西土忽來大駕，朔方頓耀前星。共言人事隨天意，急難豈忘親。獨恨輕拋骨肉，致教並受遭。連權妖女寵多胎禍，不止自家門。右調烏夜啼。

國家當太平有道之時，朝廷之上，既能君君臣臣，則宮闈之間，自然父子。由是從一本之親，推而至於九族之衆，凡屬天潢，无不安享尊榮。共被一人惇敘之德，流及既衰，爲君者不能正其身，爲臣者專務惑其主，因而內寵太甚，外寇滋生。一旦變起倉卒，遂至流離播遷。猶幸天命未改，人心未去。天子雖不免蒙塵，儲君却已得踐祚。然而事

勢已成，倉皇內禪畢竟授者不能正其身，受者不能正其始。何況勢當危迫，匆匆出奔，宗廟社稷，都不復顧其所。顧戀不捨者，惟是一二嬖幸之人，其餘骨肉之戚，俱棄之如遺。遂使王孫公子，都至飄零。玉葉金枝，悉遭戕賊。如唐朝天寶末年之事，真思之痛心。言之髮指者也。且說玄宗駕至馬嵬，衆將誅殺楊國忠及韓虢二夫人。玄宗沒奈何，只得把楊妃賜死。陳元禮方才約飭衆軍，請旨啓行。衆人以楊國忠部下將吏，俱在蜀中，不肯西行，或請往河隴，或請往太原，或請復還京師。衆論紛紛不一。玄宗意在入蜀，却又恐拂衆人之意，只顧低頭沉吟不語。明言所向，韋諤奏道：「太原河隴，俱非駐蹕之地。若還京師，必須有禦賊之備。今士馬甚多，未易爲計。以臣愚見，不如且至扶風，徐圖進止。玄宗聞言，首肯命以此意傳諭衆人。衆皆從命。卽日從馬嵬發駕起行。及臨行之時，有許多百姓，父老遮道挽留，紛紛擾攘，都道宮闈是陛下家居，陵寢是陛下墳墓。今日捨此將欲何往？玄宗用好言撫慰，一面宣諭，一面前行。百姓却越聚得多了。玄宗乃命太子於車駕之後，諭止衆百姓。於是衆百姓擁住太子的馬，說道：「皇爺既不肯留我，我等願率子弟，從太子星夜去破賊，保守長安。太子道：「至尊冒險而行，我爲子者，豈忍一日暫離左右？衆百姓道：「若皇太子與至尊都往蜀中去了，中原百姓誰爲之主？太子道：「爾等衆百姓，卽欲留我，奈何尚未面辭，亦須還見至尊。爾稟進止，說罷策馬欲行，却被衆百姓簇擁住了，不得行動。



那時太子之子廣平王俶建寧王倓俱乘馬隨後此二王都是極有智勇的當下建寧王見人情如此乃前執太子之鞍進諫道逆賊犯關四海分崩不順人情何以匡復今殿下若從至尊入蜀倘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土地俱要授賊人情既離豈能復合他日雖欲復至此不可得矣為今之計不如收集西北守邊之兵召郭子儀李光弼於河北與之并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掃除宮禁以迎至尊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復存此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徒事固執溫清定省之文為兒女子之慕戀乎廣平王亦從旁贊言道人心不可失倓之言甚善願殿下審思之東宮侍衛李輔國至皇太子馬前叩首請留眾百姓又喧呼不止太子乃使廣平王俶馳馬往駕前啓奏請旨定奪此時玄宗方執轡停車以待太子久不見至正欲使人偵探恰好廣平王來見駕具述百姓遮留之狀玄宗道人心如此即是天意朕不使焚絕便橋朕與百姓同奔正為人心不可失耳今人心屬太子是朕之幸也遂命將後車二千人及飛龍慶馬匹分與太子且傳諭將士云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等宜善輔之又傳語太子道西北諸部落吾撫之素厚今必得其用汝勉圖之吾即當傳位於汝也太子聞詔西向號泣廣平王即宣諭眾百姓道太子已奉詔留後撫安爾等於是眾百姓都呼萬歲歡然而散太子已出莫知所適李輔國道日已晏矣此地非可久駐今眾意將欲往何處眾皆莫對建寧王道殿下昔日曾為朔

方節度使彼處將吏略識其姓名今河隴之眾多敗降於賊其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恐生異志朔方道近士馬全盛河西行軍司馬裴冕在彼此人乃衣冠名族必無二心可往就之徐圖大舉賊初入長安未暇狗地乘此急行乃為上策眾皆以為然遂向朔方一路而行至渭水之濱遇着潼關來的敗殘人馬誤認為賊兵與之廝殺死傷甚眾及收聚餘卒欲渡渭水苦無舟楫乃擇水淺之處策馬涉水而渡步卒無馬者都涕泣而返太子至新平連夜馳三百餘里士卒器械失亡過半所存軍眾不過數百而已正是從來太子堪監國 若使行軍號撫軍 無軍可撫愧儲君 此日流離國難守 話分兩頭且說玄宗既留下太子車駕向西而進來至岐山訛傳賊兵前鋒將到玄宗催趨眾軍星夜馳至扶風郡宿歇眾士卒因連日飢疲都潛懷去就之志流言頻興語多不遜陳元禮不能挾制玄宗甚以為憂秦國槓奏道眾心詢詢之際非可以威驅勢迫當以情意感動之玄宗然其說適成都守臣貢常例春綵十萬餘疋至扶風玄宗命陳列於庭召眾將士入至庭下親自臨軒宣諭道朕年來昏聩任託失人以致逆賊作亂勢甚披猖不得不暫避其鋒卿等倉卒從行不及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勞苦已極此由朕政之不德所致心甚愧之今將入蜀道路阻長人馬疲瘁遠行不易卿等可各自還家朕自與子孫及中官內人輩勉力前往今日與卿等別可共分此春綵以助資

糧歸見父母妻子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幸好自愛無煩相念也言罷涕泗沾襟眾人聞言傷感亦都涕泣叩頭奏道臣等死生願從陛下不敢有貳玄宗亦揮淚不止良久起身入內猶回顧眾人去留聽卿不忍相強秦國槓在後宣言道天子仁愛如此眾心豈不知感於是眾人大哭而出玄宗命陳元禮將春綵盡數給賞於軍士流言自此頓息正是

三軍一時忽欲變 誰說威尊命必賤 不用勢迫與刑驅 仁心入人心可轉

軍心既定玄宗即於次日起駕望蜀中進發行至河池地方蜀郡長史崔圓前來迎駕且說蜀土豐稔甲士全備玄宗歡喜即令於駕前為引道既入蜀境路過一大橋玄宗問是何橋崔圓道此名萬里橋玄宗聞言恍然點首道一行僧之言驗矣朕可無憂矣你道甚麼一行僧之言原來本朝有一神僧法名一行精通天文法歷曾造渾天儀復矩圖極為神妙其數學於袁天罡李淳風不相上下玄宗嘗幸東都與他同登天宮寺西樓徘徊瞻眺慨然發嘆道朕撫有此山川必得長享無虞方好因問一行道朕得終無禍惡否一行道陛下游行萬里聖壽無疆玄宗當時聞此言只道是祝頌之語誰知今日遠行西州所過此橋恰名萬里因想一行之言至今始驗又想想他說聖壽無疆可知朕躬無恙所以心中欣喜說道朕可無憂矣正是

萬里橋名應遠游 神僧妙語好推求

幸然聖壽還無量 珍重前途可免憂

當下玄宗催趨軍士前行不則一日來至成都駐蹕其殿宇宮室與一切供御之物雖都草創不甚齊整却喜山川險峻城郭完固賊氣已遠且暫安居只是眼前少了一個最寵愛的人想起前日馬嵬驛之事時時悲歎高力士再三寬解章見素韋諤秦國槓秦國槓等俱上表請亟為討賊之計玄宗降詔以皇太子分總節制然都不即使出鎮特敕永王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道節度都使以少府西監寶紹為之傳以長沙太守李峴為副都大使即日同赴江陵坐鎮又詔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大元帥令朔方河北平盧節度都使收復長安雒陽那知此詔未下之先太子已正位為天子了你道如何便正位為天子原來太子當日渡過渭水來到彭城太守李遵出迎以衣糧奉獻至平涼閱監牧馬得幾萬匹又召募得勇士三千餘人軍勢稍振時有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度支判官盧簡金監池判官李涵等五人相與謀議道太子今在平涼然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地方兵食完富若迎請太子至此北收者成兵四萬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謀議既定李涵上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粟帛軍需之數以獻杜鴻漸崔漪親至平涼面啓太子道朔方乃天下勁兵之處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俱堅守拒賊以俟與復殿下若致兵於靈武移檄四方收攬忠義按轡長驅逆賊



不足屠也。臣等已使魏少游盧簡金。在彼葺治宮竈。整備資糧。備候殿下駕幸。廣平王建寧王。俱以兩人之言為然。於是太子遂率眾至靈武駐札。過了數日。適河西司馬裴冕奉詔入為御史中丞。因至靈武參謁太子。乃於杜鴻漸等定議。上太子請遵大駕發馬嵬時。若即傳位之命。早正大位。以安人心。太子不許道。至尊方馳驅途道。我何得擅襲帝位。裴冕等奏道。將士皆關中人。豈不日夜思歸。其所以不憚崎嶇。遠涉沙塞者。亦獲攀龍附鳳。以建尺寸之功耳。若殿下守經而不達權。使人心一朝離散。大勳不可復集矣。願即勉狗衆情。為社稷計。太子猶未允許。凡五上方准所奏。天寶十五年秋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是為肅宗皇帝。即改本年為至德元年。遙尊玄宗為上皇天帝。裴冕杜鴻漸等。俱加官進秩。正欲表奏玄宗。恰好玄宗命太子為元帥的詔到了。肅宗那時方知玄宗車駕已駐蹕蜀中。隨即遣使齎表入蜀。將即位之事奏聞。玄宗覽表喜道。吾兒應天順人。吾更何憂。遂下詔。自今章奏。俱啓稱太上皇。軍國重事。先請皇帝旨。仍奏聞朕。俟克復兩京之後。朕不預事矣。又命文部侍郎平章事房琯。與韋見素秦國模秦國楨齋玉冊玉璽赴靈武傳位。且諭諸臣不必復命。即留行在聽新君任用。肅宗涕泣拜領冊寶。供奉於別殿。未敢即受。正是

寶位已先即 寶册然後傳 授受原非誤 只差在後先

消矣。又想起其子安慶宗夫婦。被朝廷賜死。一發忿怒。乃命孫孝哲大案在京宗室皇親。無論皇乎皇孫。那主縣主及駙馬郡馬等國戚。盡行殺戮。又命將宗室男婦。被殺者悉剝去其心。以祭安慶宗。祿山親臨設祭。那日於崇仁坊高挂錦帳。排下安慶宗的靈座。行刑劊子。聚集衆屍。方待動手劊心。說也奇怪。一霎時天昏地暗。雷電交加。狂風大作。劊子手中的刀。都被狂風刮去。城梁兒上插之霹靂一聲。把安慶宗的靈位。擊得粉碎。錦帳盡被雷火焚燒。祿山大懼。向天叩頭請罪。於是不敢設祭。命將衆尸一一埋葬。正是

一因雖由天意 凶殘大拂人心 不意雷霆警戒 這番慘痛難禁 看官聽罷。前日玄宗出奔時。原要與衆宗室皇親同行的。因楊國忠諫阻而止。今日衆人盡遭屠戮。皆國忠之害也。此賊真死有餘辜矣。正是

一言遺大害 萬剛不蔽辜 當日衆屍雖免剝心之慘。然凡祿山平日所怨惡之人。都被殺戮。還道李太白當日乘醉罵我。今日若在此。定當殺之。又凡楊國忠高力士所親信的人。也都殺戮。朝官從駕而出者。其家眷在京。亦都被殺。只有秦國模秦國楨的家眷。俱先期遠避。未遭其害。內侍邊令誠投降。以六宮鎖鑰奉獻祿山。以入徧搜各宮。搜到梅妃江采蘋的宮畔。獲一腐敗女人之屍。便錯認梅妃已死。更不追求。天幸梅妃不

後來宋儒多以肅宗未奉父命。遽自稱尊。謂是乘危篡位。以子叛父。說便這等說。但危急存亡之時。欲維繫人心。不得已而如此。况玄宗屢欲內禪傳位之說。已曾宣之於口。今日肅宗靈武即位之事。只說恰遵前命。理猶可恕。篡叛之說。似乎太過。若論他差處。在即位之後。寵嬖張良娣。當軍務倥偬之際。與之博戲取樂。此真可笑耳。正是

若能不以位為樂 便是真心幹盡人 然雖如此即位可也。本年便改元。是真無父矣。若使此時鄴侯李泌早在左右。必不令至此。後人有詩嘆云

靈武遽稱尊 猶曰遭多故 本歲即改元 此舉真大錯 當時定策者 無能正其誤

念彼李鄴侯 咄哉來何暮 閑話少說。且說當日天子西狩。太子北行。那些時為何沒有賊兵來追襲。原來安祿山不意車駕即出。戒約潼關軍士。勿得輕進。賊將崔乾祐頓兵觀望。及車駕已出數日之後。祿山聞報。方遣其部將孫孝哲督兵入京。賊衆既入京城。見左藏充盈。便爭取財寶。日夜縱酒為樂。一面遣人往雒陽報捷。專候祿山到來。因此無暇遣兵追襲。所以車駕得安行入蜀。太子往朔方亦無阻虞。此亦天意也。正是

左藏不焚留餌賊 遂教今日免追兵 祿山至長安。聞馬嵬兵變。殺了楊國忠。又聞楊妃賜死了。韓虢二夫人被殺。大哭道。楊國忠是該殺的。却如何又害我阿環姊妹。我此來正欲與他們歡聚。今已絕望。此恨怎

會被賊人搜去。上皇歸後。因得團圓偕老。可笑楊妃於惶惶被難之時。猶懷嫉妬。諫阻天子。不使梅妃同行。那知馬嵬變起。自己的性命。倒先斷送了。後人有詩云

自家姊妹要同行 天子嬪妃反教棄 馬嵬聚族而殲旃 笑殺當初空妒忌 祿山下令。凡在京官員。有不即來投順者。悉皆處死。於是京兆尹崔光遠。故相陳希烈。與刑部尚書張均。太常卿張垆等。俱降於賊。那張均張垆。乃燕國公張說之子也。張垆又向帝女寧親公主。身為國戚。世受國恩。名臣後裔。不意敗壞家聲。一至於此。

父爵燕國公 子事僞燕帝 辱沒燕世家 可稱難兄弟 祿山以陳希烈張垆為相。仍以崔光遠為京兆尹。其餘朝士。都授以僞官。其勢甚熾。然賊將俱粗猛貪暴。全無遠略。既克長安。志得意滿。縱酒婪財。無復西出之意。祿山亦心戀范陽與東京。不喜居西京。正是

貪殘戀土賊人態 妄竊燕皇聖武名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衆父老擁住太子。不使前行。人心未去。逆賊可除。 廣平建寧執鞍數張。深識時務。故能興復兩京。掃除羣逆。玄宗給散春綵。慰諭將士。如父老幼子。叮嚀囑咐。纏綿愷惻之致。動人心脾。讀之能令酸鼻。 第九十三回 凝碧池雷海青殉節 普施寺王摩詰



吟詩

詩曰 談忠說義人都會。臨難却通融。梨園子弟偏能殉節。莫賤伶工。伶工殉節。孤臣悲感。哭向蒼穹。吟詩寫恨。一言一淚。直達宸聰。右調青衫。

自古忠臣義士。都是天生。就只副忠肝義膽。原不論貴賤的。儘有身為尊官。世享厚祿。平日間說到忠義二字。却也侃侃鑿鑿。及至臨大節當危難。便把只兩個字撒過一邊。了。只要全軀保家。避禍求福。於世甘心從逆。反顏事仇。自己明知今日所為。必致罵名萬載。遺臭萬年。也顧不得。偏有那位非高品人。非清流主上。平日不過以俳優畜之。即使他常患難之際。貪生怕死。背主降賊。人也只說此輩何知忠義。不足深責。不道他到感恩知報。當傷心慘目之際。偏獨能激起忠肝義膽。不避刀鋸斧鉞。罵賊而死。遂使當時身被拘囚的孤臣。聞其事而含哀。與感形之筆墨。咏成詩詞。不但為死者傳名於後世。且為己身免禍於他年。且見忠義之事。不論賤貴。正唯賤者。而能盡忠義。愈足以感動人心。却說安祿山雖然僭號稱尊。佔奪了許多地方。東西兩京。都被他竊去。却原只是亂賊行徑。並無深謀大略。一心只戀著范陽故土。喜居東京。不樂居西京。既入長安。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即以兵衛送赴范陽。其府庫中的金銀幣帛。與宮闈中的珍奇玩好之物。都輦去范陽藏貯。又下令要梨園子弟。與教坊諸樂工。都如向日一般的

承應。敢有隱避不出者。即行斬首。其苑殿中所有馴象舞馬等物。不許失散。都要照舊整頓。以備玩賞。看官聽說。原來當初天寶年間。上皇注意聲色。每有大宴集。先設太常雅樂。有坐部。有立部。那坐部諸樂工。俱於堂上坐而奏技。立部諸樂工。則於堂下立而奏技。雅樂奏罷。繼以鼓吹。番樂。然後教坊新聲。與府縣散樂雜戲。次第呈呈。或時命宮女。各穿新奇麗豔之衣。出至當筵。清歌妙舞。其任載樂器往來者。有山車。陸船。制度俱極其工巧。更可異者。每至宴酣之際。命御苑掌象的象奴。引馴象入場。以鼻擊杯。跪於御前。上壽。都是平日教習在那裏的。又嘗教習舞馬數十匹。每當奏樂之時。命掌廐的圉人。牽馬到庭前。那些馬一聞樂聲。便都昂首頓足。回翔旋轉的舞將起來。却自然合著那樂聲的節奏。宋儒徐節孝先生曾有舞馬詩云。  
開元天下太平時。夜舞朝歌意轉迷。  
繡榻盡容驥驥足。錦衣渾蓋渥佳泥。  
纔敲畫鼓預先奮。不假金鞭勢自齊。  
明日梨園翻舊曲。范陽戈甲滿關西。  
當年此等宴集。祿山都陪侍。那時從旁諦觀。心懷豔羨。早已萌下不良之念。今日反叛得志。便欲照樣取樂。可知那聲色犬馬。奇技淫物。適足以起大盜覬覦之心。正是天子當年志太驕。旁觀目眩已播搖。  
漫誇百獸能率舞。此日奢華即盜招。  
那時祿山所屬諸番部落的頭目。聞祿山得了西京。都來

之事者。忙叫不要打。時已都打死了。豈不可笑。正是

象死終不屈節。善馬不如傲象。

雖然一樣被殺。馬舞橫被大杖。

朝賀。祿山欲以神奇之事。誇哄他們。乃召集衆番賜宴於便殿。對衆人宣言道。我今受天命為天子。不但人心歸附。就是那無知的物類。莫不感格效順。即如上林苑中所畜的象。見我飲宴。便來擊杯跪獻。那個廐中的馬。聞我奏樂。也都欣喜舞蹈。豈非神奇之事。衆番人聽說。俱伏呼萬歲。那祿山便傳令。先著象奴牽出象來。看不一時。象奴將那十數頭馴象。一齊都牽至殿庭之下。衆番人俱注目而觀看。要他怎麼樣擊杯跪獻。不想這些象兒。舉眼望殿上一看。只見殿上南面而坐者。不是前時的天子。便都僵立不動。怒目直視。象奴把酒盃先送到一個大象面前。要他擊著跪獻。那象却把鼻子捲過酒盃來。拋去數丈。左右盡皆失色。衆番人掩口竊笑。祿山又羞又惱。大罵道。孽畜。恁般可惡。喝把只些象都牽出去。盡行殺訖。於是輟宴罷席。不歡而散。當時有人作詩譏笑道。

有儀有象故名象。見賊不跪直倔強。

堪笑紛紛降賊人。馬前屈膝還稽顙。

祿山被象兒出了醜。因疑想那些舞馬。或者也一時倔強起來。亦未可知。不如不要看他罷。遂命將舞馬。盡數編入軍營馬隊去。後來有兩匹舞馬。流落在史思明逆賊軍中。那思明一日大宴。將佐堂上奏樂。二馬偶繫於庭下一聞樂聲。即相對而舞。軍士不知其故。以為怪異。痛加鞭撻。二馬被鞭。只道嫌他舞得不好。越發擺尾搖頭的舞個不止。軍士大驚。棍棒交加。二馬登時而斃。賊軍中有曉得舞馬

話分兩頭。不必贅言。只說祿山在西京姿意殺戮。因聞前日百姓乘亂。盜取庫中所藏之物。遂下令着府縣嚴行追究。且許旁人許告。於是株連蔓引。搜捕窮治。殆無虛日。又有刁惡之人。挾仇誣首。有司不問情由。輒便追索。波及無辜。身家不保。民間雖然無日不思念唐王。相傳皇太子已收聚北方勁兵。來恢復長安。即日將至。或時喧稱太子的。大兵已到了。百姓們便爭相奔走出城。禁止不住。市里為之一空。賊將望見北方塵起。也都相顧驚惶。祿山料長安不可久居。何不早日回雒陽。乃以張通儒為西京留守。安忠順為將軍。總兵鎮守關中。又命孫孝哲總督軍事。節制諸將。自己與其子安慶緒。率領親軍。及諸番將。還守東都。擇日起行。却於起行之前一。日。大宴文武將官。於內府四宜苑中。凝碧池上。先期傳諭梨園子弟。教坊樂工。一個個都要來承應。只些樂工子弟們。惟李暮張野狐賀懷智等數人。隨駕西走。其餘如黃幡綽馬仙期等。衆人隨駕。都不得。流落其中。不得不憑祿山拘喚。只有雷海青託病不至。那日凝碧池頭。便殿上排設下許多筵席。祿山上坐。安慶緒侍坐。於榜。衆人依次列坐於下。酒行數巡。殿陛之下。先大吹大擂。奏過一套軍中之樂。然後梨園子弟。教坊樂工。按部分班而進。第一班按東方木色。為首押班的樂官。頭戴



青霄巾。腰繫碧玉軟帶。身穿青錦袍。手執青旛一面。旛上書東方角音四字。其字赤色。用紅寶綴成。取木生火之意。旛引樂工子弟二十人。都戴青紗帽。著青繡衣。一簇兒立於東方。第二班按南方火色。為首押班的樂官。頭戴赤霞巾。腰繫珊瑚軟帶。身穿紅錦袍。手執紅旛一面。旛上書南方徵音四字。其字黃色。用黃金打成。取火生土之意。旛下引樂工子弟二十人。都戴絳綃冠。著紅繡衣。一簇兒立於南邊。第三班按西方金色。為首押班的樂官。頭戴皓月中腰繫白玉軟帶。身穿白錦袍。手執白旛一面。旛上書西方商音四字。其字黑色。用烏金造成。用金生水之意。旛下引樂工子弟二十人。都戴素綠冠。著白繡衣。一簇兒立於西邊。第四班按北方水色。為首押班的樂官。頭戴元霜巾。腰繫黑犀軟帶。身穿黑錦袍。手執黑旛一面。旛上書北方羽音四字。其字青色。用翠玉嵌成。取水生木之意。旛下引樂工子弟二十人。各戴皂羅帽。著黑繡衣。一簇兒立於北邊。第五班按中央土色。為首押班的樂官。頭戴黃雲巾。腰繫密軟帶。身穿黃錦袍。手執黃旛一面。旛上書中央宮音四字。其字以白銀為質。兼用五色雜寶鑲成。取土生金。又取萬寶土中生之意。旛下引樂工子弟四十人。各戴黃綾帽。著黃繡衣。一簇兒立於中央。五個樂官。共引一百二十名。齊齊整整。各依方位立定。纔待奏樂。祿山傳問爾等樂部中。都到在只裏麼。衆樂工回言。稱諸人俱到。只有雷海青患病在家。不能同行。祿山道。雷海青是樂部中極有名

的人。他若不到。不為全美。可即着人去喚他來。就是有病。也須扶病而來。左右領命。如飛的去傳喚了。祿山一面令衆樂官。且各自奏技。於是鳳簫龍笛。象管鸞笙。金鐘磬玉。羯鼓琵琶。篳篥方響。手拍一霎時。吹的吹。彈的彈。鼓的鼓。擊的擊。真個聲韻鏗鏘。悅耳樂聽。樂聲正喧時。五面大旛。一齊移動。引著衆人盤旋。錯縱往來飛舞。五色灼爛。合殿生風。口中齊聲歌唱。歌舞完樂聲才止。依舊各自按方位立定。祿山看了心中大喜。掀髯稱快。說道。朕向年陪着李三郎飲宴。也曾見過。只些歌舞。只是侍坐於人。未免拘束。怎比得今日這般快意。今所不足者。不得再與楊太真姊妹歡聚耳。又笑道。想我起兵未久。便得了許多地方。東西二京。俱為我取。趕得那李三郎有家難住。有國難守。平時費了許多心力。教成這班歌兒舞女。如今不能自己受用。到留下與朕躬受用。豈非天數。朕今日君臣父子。相敘宴會。務要極其酣暢。衆樂人可再清歌一曲。侑酒。那些樂人聽了。祿山說這番話。不覺傷感於心。一時哽咽。不成聲調。也有暗暗墮淚。祿山早已瞧見。怒道。朕今日飲宴。爾衆人何得作此悲傷之態。令左右查看。若有淚容者。即行斬首。衆樂人大駭。連忙拭去淚痕。強為歡顏。却忽聞殿庭中有入放聲大哭起來。你道是誰。原來是雷海青。他本推病不至。被祿山遣人人生逼他來。及來到時。殿上正歌舞的熱鬧。他胸中已極其感憤。又聞得只些狂言悖語。又恐喝衆人。遂激起忠烈之性。高聲痛哭。當時殿上殿下的人。盡都

失驚。左右方待擒拿。只見雷海青早奮身搶上殿來。把案上陳設的樂器。盡拋擲於地。指着祿山大罵道。你只逆賊。你受天子厚恩。負心背叛。罪當萬剮。還胡說亂道。我雷海青雖是樂工。頗知忠義。怎肯伏侍你只反賊。今日是我殉節之日。我死之後。我兄弟雷萬春。自能盡忠報國。少不得手刃你等。只班賊徒。祿山氣得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只教快砍了。衆人扯下舉刀亂砍。雷海青至死罵不絕口。正是

竟雙雙了。正是  
逆賊燬宗廟 先皇目不瞑  
旋即奪其目 略施小報應  
祿山至東京後。二目失視。不見一物。心中焦躁。時常要想喚那些樂人來歌唱。遣悶。又因雷海青只一番心中疑慮。不敢與他們親近。欲待把他們殺了。又惜其技能。且留著備用。且說雷海青死節一事。人人傳述。個個頌揚。因感動了一個有名的朝臣。那臣子不是別人。就是前日於上皇前奏對。鍾馗履歷的給事中。王維。他表字摩詰。原籍太原人氏。少時嘗讀書。終南山開元年間進士。及第。天性孝友。與其弟王縉。俱有俊才。王維更博學多能。書畫悉臻其妙。名重一時。諸王駙馬。俱禮為之上賓。尤精於樂律。其所著樂章。梨園教坊。爭相傳習。曾有友人得一幅奏樂畫圖。不識其名。王維一見便道。此所畫者。乃霓裳第三疊也。第一拍也。當時有好事者。集衆來看。那些樂工吹的彈的。敲的擊的。其手腕指尖。起落處。與畫圖中所畫者。一般無二。衆人無不歎服。天寶末年。官為給事中。當祿山反叛。上皇西幸之時。倉卒間不及隨駕。為賊所獲。乃服藥取痢。伴為病疾。不受僞命。祿山素重其才。不加殺害。遣人伴送至雒陽。拘於普施寺中。養病。王維性本極好佛。既被拘寺中。惟日以禪誦為事。或時閒坐。想起昔年上皇夢中。見鍾馗挖食鬼眼。今祿山喪其二目。正應此兆。如此看來。鬼魅不久即撲滅矣。獨恨我身為朝臣。不及尾從車駕。反被拘困於

昔年只見安金藏 今日還看雷海青  
一樣樂工同氣烈 滿朝媿此兩優伶  
雷海青已死。祿山怒氣未息。命撤去筵席。將衆樂人都拘禁候發落。正傳諭時。忽探馬來報。皇太子已於靈武即位。年號都有了。今以山人李泌為軍師。命廣平王建寧王與郭子儀。李光弼等。分統軍馬。恢復兩京。又報令狐潮屢次攻打雍邱。奈雍邱防禦使張巡。又善守。又善戰。令狐潮屢為所敗。祿山聞於警報。遂下令即日。起馬回東京。另議調遣軍將應敵。其西京所存宮女宦官。奇珍玩物。及一切樂器。與衆樂人。盡數帶往東京去。臨時之行。祿山乘馬過太廟前。勿勒住馬。命軍士將太廟放火焚燒。軍士們領命。頃刻間四面放起火來。祿山立馬觀之。火方發。只見一道青烟。直冲霄漢。祿山方仰面觀看。不想那烟頭隨即環將下來。直冒入祿山眼中。登時兩眼昏朦。淚流如注。不便乘馬。另駕輕車而去。自此祿山害了眼病。日甚一日。醫治不痊。

十三



此不知何時再得瞻天仰望。正在悲思。忽聞人言。雷海青殉節於凝碧池。因細詢緣由。備悉其事。十分傷感。望空而哭。又想那梨園教坊所習的樂章中。多是我的著作。誰知今日却奏與賊人聽。豈不大辱我文字。又想那雷海青雖屈身樂部。其平日原與眾不同。是個有忠肝義膽的人。莫說那賊人的驕態狂言。他耳聞目見。自然氣憤不過。只那凝碧池在宮禁之中。本是我大唐天子游幸的所在。今却被賊人在彼宴會。便是極傷心慘目的事了。想到其間。遂取過紙筆來。題詩一首云。

萬戶傷心生野烟 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葉落空宮裏 凝碧池頭奏管絃

王維這首詩。只自為悲感之意。也不會贊到雷海青。也不會把來與人看。不想那些樂工子弟。與祿山帶至東京。他們都是久仰王維的大名。今聞其被拘在普施寺。便常常到寺中來問候。因有得此詩者。你傳我誦。直傳到那肅宗。肅宗聞知。動容感嘆。因便時時將此詩吟誦。只因詩中有凝碧池三字。便使雷海青殉節之事。愈著到得賊平之後。肅宗入西京。褒贈死節諸臣。雷海青亦在褒贈之中。那些降賊與陷於賊中官員。分別定罪。王維雖未曾降賊。却也是陷於賊中。該有罪名的了。其弟王縉。時為刑部侍郎。上表請削己之官。以贖兄之罪。肅宗因記得凝碧池只一首詩。加其有不忘君之意。特旨赦其罪。仍以原官起用。只是後話。正是

他人能殉節 因詩而益顯  
己身將獲罪 因詩而得免  
且說祿山自目盲之後。愈加暴戾。虐待其下。人人自危。且心志狂惑。舉動舛錯。於是衆心離散。親近之人。皆為仇敵矣。所謂

惡貫已將滿 天先視其魄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總評 玄宗雖是聲色。而存心仁厚。故能感動臣下。激發忠義。雷海青上殿罵賊。至死不變。讀之。凜凜有生氣。至於敘述點綴。有提挈。有照應。無一閒筆。無一俗筆。真化工也。

第九十四回 安祿山屠腸殞命 南霽雲嚙指乞師  
詞曰 逆賊負却君恩重。受報親生逆種。家賊一時發動。老命無端送。渠魁雖殄。兵還弄強。帥有兵不用。烈士淚如泉湧。斷指何知痛。

君之尊猶天也。猶父也。而逆天背父。罪不容於死。然後使其被戮於王師。伏誅於國法。猶不足為異。唯是逆賊之報。即報之以逆子。臣方背其君。子旋弑其父。既足使人快心。又足使人寒心。天之報惡人。可謂巧於假手矣。乃若身雖未嘗為背逆之事。然手握重兵。專制一方。却全不以國家土地之存亡為念。只是心懷私慮。防人暗算。忌人成功。坐視孤城危在旦夕。忠臣義士。枵腹而守。奮身而戰。力盡神疲。疹心泣血。哀號請救。不啻包胥秦庭之哭。而竟擁兵不

發。漠然不關休戚於其心。以致城池失陷。軍將喪亡。百姓罹災。忠良殞命。此其人與亂臣賊子何異。言之可為髮指。且說安祿山自兩目既盲之後。性情愈加暴厲。左右共役之人。稍不如意。即痛加鞭撻。或時竟就殺死。他有个貼身伏侍的内監。叫做李豬兒。日夕不離左右。却偏是他日夕要受些鞭撻。更可笑者。那嚴莊是他極親信的大臣了。却也常一言不合。便不免於鞭撻。因此內外諸人都懷怨恨。祿山深居宮禁。文武將官。希得見其面。向已立安慶緒為太子。後有愛妾段氏。生一子。名喚慶恩。祿山因愛其母。并愛其子。意欲廢慶緒而立慶恩為嗣。慶緒因失愛於父。時遭筆楚。心中驚懼。計無所出。乃私召嚴莊入宮。屏退左右。密與商議。要求一自全之策。嚴莊只恐慶恩是慣勸人反叛的。近又受了祿山鞭撻之苦。忿恨不過。平日見慶緒生性愚駘。易於播弄。常自暗想。若使他早襲了位。便可憑我專權用事。今因他來求計。就動了個歹心。要勸他行弑逆之事。却不好即出諸口。且只沉吟不語。慶緒再三請問。道。我目下受父皇的打罵。還不打緊。只恐偏愛了少子。將來或有廢立之舉。必得先生長策。方可無慮。幸勿吝教。嚴莊慨然發嘆道。從來說母愛者子抱。主上既寵幸段妃。自然偏愛那段氏所生之子。將來廢位之事。斷乎必有。且休想承大位了。只恐還有不測之禍。性命不可保。慶緒愕然道。我無罪何至於此。嚴莊道。殿下未曾讀書。不知前代的故事。自古立一子廢一子。那廢被之子。曾有幾個保得性命的。

總因猜嫌疑忌之下。勢必至驅除而後止。豈論你有罪無罪。那慶緒聞言。即大駭道。若如此則奈何。嚴莊道。以父而臨其子。惟有過來則受之而已。慶緒道。難道更無可逃避了。嚴莊道。古人有云。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此不過謂一家父子之間。教訓督責。當父母盛怒之時。以大杖加來。或受重傷。反使父母懊悔不安。且貽父母以不慈之名。不若暫行逃避。所以說大杖則走。今以父而兼君之尊。既起了忍心。欲殺其子。只須發一言。出片紙。便可完事。更無走處。待逃到那裏。慶緒道。此非先生自不能救我。嚴莊道。臣若直言進諫。必將復遭鞭撻。且恐激惱了。反速其禍。教我如何可以相救。慶緒道。我是嫡出之子。苟不能承襲大位。已極可恨。豈肯并喪其身。嚴莊道。殿下若能自免於死亡之禍。便并不致有廢立之事矣。慶緒道。願先生早示良策。我必不肯束手待死。嚴莊假意躊躇了半晌。說道。殿下你不肯束手待死。嚴莊道。你若束手。則必至於死。若欲不死。却不得手了。俗諺云。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說便如此。說人極則計生。即如主上與唐朝皇帝。豈不是君臣。况會為楊妃義子。也算君臣。而兼父子了。又只因後來被他逼得慌了。却也不肯束手待死。竟與動手。弑起來。彼遂無如我何。不但免於禍患。且自攻城奪地。正位稱尊。大快平生之志。以此推之。可見凡事須隨時度勢。敢作敢為。方可轉禍為福。但不知殿下能從此萬無奈何之計。行此萬不得已之事否。慶緒聽道。低頭一想。便道。先生深為



我謀敢不敬從。嚴莊道：雖然如此，必須下手於一人。此非李豬兒不可。臣當密諭之。慶緒道：凡事全仗先生大力扶持。遲恐有變，以速為貴。嚴莊應諾。當下辭別出宮。恰好遇見李豬兒於宮門首，遂面約他晚間乘閒到我府中來。有話相商。至夜李豬兒果至。嚴莊置酒餚於密室。二人相對小飲。嚴莊笑問道：足下日來又領過幾多鞭子了。李豬兒忿然道：不要說起。我前後聽受鞭子，已不計其數。到不知鞭撻到何日是了。嚴莊道：莫說足下，即如不佞，參為大臣也，常遭鞭撻。太子以儲貳之貴，亦屢被鞭撻。聖人云：君使臣以禮，又道為人父止於慈，主上恁般作為，豈是待臣子之禮。豈是慈父之道。如今天下尚未定，萬一內外人心離散，大事去矣。李豬兒道：太子還不知道哩。今主上已久懷廢長立幼，廢嫡立庶之意，將來還有不可知之事。嚴莊道：太子豈不知之。日間正與我共慮此事。我想太子為仁厚，若得他早襲大位，我和你正有好處。不但免於鞭辱而已。怎他畫個妙策，強要主上傳位於太子才好。李豬兒搖手道：主上如此暴厲，誰敢進此言。如何勉強得他。嚴莊道：若不然呵，我是大臣，或者還略存些體面，不便屢加撻辱。足下屈為內侍，將來不止於鞭撻，只恐喜怒不常，一時斷送了性命。李豬兒聽說，不覺攘臂拍胸道：人生在世，總是一死，與其無辜無辜，俯首被戮，何如驚天地做一場，拚得那碎尸萬段，也還留名後世。嚴莊引他說出此言，便撫掌而起，說道：足下若果能行此大事，決不至於死，到有分做

個佐命的功臣哩。只是你主意已定否。李豬兒道：我意已決。但恐非太子之意。他顧着父子之情，怎肯容我胡為。嚴莊道：不瞞你說，我已啟過太子了。太子也因失愛於父，怕有禍患，向我說道：凡事任你去做。我因想着足下必與我同心，故特約來相商。李豬兒道：既然如此，事不宜遲。只明夜便當舉動。趁幾日因雙眸作痛，不與女人同寢，獨宿於便殿。正好動手。但他常藏利刃於枕畔，明晚竊去之，可無慮矣。言畢作別而去。次日嚴莊密與慶緒約會到黃昏時候，慶緒與嚴莊各暗帶短刀，託言奏事，直入便殿門來。值殿官不敢阻擋。祿山此時已安寢於幃帳之內，不防李豬兒持刀特入帳中，祿山目盲，不知何人，方欲問時，李豬兒已揭去其被，燈火之下，見祿山袒著大腹，說時遲，那時快，把刀直砍其肚腹。祿山負痛，急伸手去枕畔摸那利刃，却已不見了。乃以手撼帳竿道：此必是家賊作亂，口中說話，那肚腸已流出數斗。遂大叫一聲，把身子挺了兩挺。嗚呼哀哉了。時肅宗至德二載正月也。可恨此賊背君為亂，屠戮忠良，虐害百姓，罪惡滔天。今日却被弑而死。亂臣受弑逆之報，天道昭彰，後人有兩隻掛枝兒，詞說得好道：

安祿山，你做張守珪的走狗，犯死刑，姑饒下這驢頭。却怎敢持兵強，要學那虎爭龍鬪。你不是狼子野心腸，又是豬首龍身獸。到今日作孽的豬龍，也倒死在豬兒手。

安祿山，你負了唐明皇的寵眷，不記得拜母妃，飲賜洗兒錢。怎便把燕代唐，要來江山佔。可笑你打家賊的鞭，何重。那禁他斬大腹的刀太尖，則見你數斗的腸流也。為甚赤心兒沒一點。

祿山既被殺，左右侍者方驚駭間。慶緒與嚴莊早到，手中各持短刀，喝叫不許聲張。衆人一則被祿山打毒，又見今日正幸其死，二來慶緒與嚴莊作主，便都不敢動。嚴莊令人就牀下掘地深數尺，以甕裏其屍而埋之。戒宮中勿漏泄。欲早宣言病驟危篤，命傳位於慶緒。於是慶緒僭即偽位。密使人將段氏慶恩縊死，偽尊祿山為太上皇，重加諸將官爵，以悅其心。過了幾日，方傳祿山死信。命羣臣不必入宮哭臨。密起其屍於牀下，屍已腐爛，草草成殮，發喪埋葬。嚴莊見慶緒昏庸，恐人不服，不要他見人。慶緒日以酒色為事。凡祿山所寵的姬侍，都與淫亂。凡大小諸事皆取決於嚴莊。封他為馮翊王。嚴莊以慶緒之命，使為汴州刺史。尹子奇引兵十三萬攻睢陽城。睢陽太守許遠求救於雍邱防禦使張巡。且說張巡在一邱，那南霽雲與雷萬春已投入麾下為郎將。當車駕西幸之時，賊將令狐潮來攻雍邱。張巡率南霽雲二人及諸將佐，悉力拒賊。令狐潮與張巡原係舊同學，因遣使致書，申言夙契。且云天下存亡未卜，守此孤城何益。不如早降為上。張巡部下有大將六人，亦勸張巡出降。張公大怒，設天子畫像於堂，率衆朝拜。涕泣，諭以大義。衆皆感奮。張公乃斬來使，并斬勸降六將。於

是人心愈堅，拒守既久，城中缺少了箭。張公命作草人千餘，蒙以黑衣，乘夜縋下城去。賊兵驚疑，放箭亂射，遂得箭無數。次夜仍復以草人縋下，賊都大笑，更不為備。張公乃選壯士五百人，縋將下去，逕到賊營，賊出其不意，一時大亂。棄營而奔，殺傷甚衆。令狐潮忿怒，親自督兵攻城。張公使雷萬春登城探視時，萬春因傳聞得其兄雷海青殉難的消息，十分哀憤，才得哭過，便咬牙切齒的上城來。方舉目而望，不防賊兵連發弩箭，雷萬春面上連中六矢，仍是挺然立著不動。令狐潮遙望見，疑為木偶人，及見其用手拔箭，流血被面，方詢知是雷萬春，大為駭異。正是：

草人錯認是真，真人反疑為木。  
笑爾草木皆兵，羨他智勇具足。

少頃張公親自臨城，令狐潮望着樓上叫道：張兄，我見雷將軍如足下軍令矣。然如天道何。張公說：足下未識人倫，安知天道。你平日也談忠說義，今日忠義何在。勿更多言。可即決一勝負。遂率兵與戰。兵皆奮勇，爭先獲賊將十人，斬首八百餘級。令狐潮敗入陳留。餘衆屯於沙渦。張公乘夜襲擊，又大破之。奏凱而回。忽探馬來報說：賊將楊朝宗欲引兵襲取寧陵，斷我歸路。張公乃引兵守雍邱。自引兵將星夜至寧陵，恰直許遠亦引兵到來。遂合與賊戰。晝夜數十回合，大破楊朝宗之衆，斬首數十級。捷音至行在肅宗詔以張公為河南節度副使。許遠亦加官進秩。仍守睢陽。至是尹子奇來攻睢陽。許遠因兵少，至張公處求



救張公以睢陽要地不可不堅守乃自寧陵引兵三千至睢陽合許遠所部兵不過七千人張公與南霽雲雷萬春等處將併力出戰屢次得勝張公欲放箭射尹子奇奈不識其面乃以箭為矢射去賊兵疑城中箭已盡遂將箭矢呈於子奇於是張公看識其狀貌命南霽雲射之中其左目正是

祿山兩目俱盲 子奇一目不保 相彼君臣之面 眼睛無乃太少

自此許遠將戰守事宜悉聽張公指揮張公直是文武全才不但善戰又能善謀行兵不拘古法隨機應變出奇制勝有生性忠烈每臨戰殺賊咬牙怒恨牙齒多碎却又能於軍務倥偬之際不廢吟咏因登城樓遙聞笛聲遂作軍中聞笛詩云

若蕘試一臨 敵騎附城陰 不辨風塵色 安知天地心 門開邊月近 戰苦陣雲深

且夕更樓上 遙聞橫笛音

閑言少說且說許遠向於睢陽城中積軍糧百餘萬石後被宗藩號王巨調其半分給他郡不由許遠不肯因此睢陽城中糧少到那時漸已告匱每人日止給米一二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賊兵攻城愈急造為雲梯其狀如虹使勇卒三百立於上推梯臨城欲便騰入張公預知使人入城牆鑿三穴俟梯將近每穴中一大木以一木柱定其梯使不得進一木上有鐵鈎挽住其梯使不得退一木上

縛跪於塔下任人敲打以洩此恨後人也有兩隻掛枝兒說得好正是

進明阿你也食唐家祿否人望你拯災危冒險的求救誰知你擁強兵竟不能相救不曾見你與師去倒要將

他勇士留可憐那南八男兒所十指兒只剩九進明阿你不顧千年的唾罵在八男苦求救只不聽他

眼睜睜看他將指頭兒咬下他當時臨去空咬指我今日說來亦咬牙好把你睢陽廟裏銅人也儘力的狠敲

打南霽雲自臨淮奔至寧陵與偏將廉坦引步騎數百冒圍至睢陽城下與賊力戰砍壞賊營方得入城門城中人聞

救兵不至無不號哭或議棄城而走張公許公婉言曉諭衆人道睢陽乃江淮保障若棄之而去賊必長驅東下是無江淮也况我衆飢疲即走亦不能遠徒遭殘殺耳臨淮雖不來相救諸鎮豈無一仗義者不如堅守以待之但是城中絕糧何忍留爾衆同受飢寒今任爾衆自便我二人為朝廷守土義當以身守之不敢言去也衆人聞言感激願同心竭力以守此城茶紙食盡殺馬而食馬食盡羅雀掘鼠而食雀鼠亦盡張公殺其愛妾許公烹其家僮以享士卒人心愈加奮感明知必死終無叛志又挨過了數日軍將都羸瘦患病不能拒守賊遂登城張公向西再拜道臣力竭矣不克全城以報朝廷死當為厲鬼以殺賊今盛京慈仁寺所塑青魘菩薩赤髮藍面口銜巨蛇如夜叉之

置鐵籠火藥發火焚之即中斷梯上軍士都被火燒跌落地而死賊兵又作木驢攻城張公命鎔金汁灌之登時消鑠凡此拒守之事俱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來攻但於城外列營圍困張公許公分城而守與衆同食茶紙亦不復下城那時大帥許叔冀在譙郡賀蘭進明在臨淮俱擁兵不救而臨淮與睢陽尤近張公乃命南霽雲赴臨淮借糧乞師援救霽雲領命引三十騎出城突圍而走賊衆數萬擋之霽雲直衝其衆左射右射矢無虛發賊皆披靡遂出重圍至臨淮見賀蘭進明涕泣求救誰知進明素與許叔冀不睦恐分兵他出或為所襲二來又心懷妬忌不欲許公張公成功竟不肯發兵亦無糧米相借說道此時睢陽當已失陷我即發兵借糧亦無及矣霽雲道睢陽死於守待救大兵速去必不至於陷若果已失我南八男兒請以死謝大夫進明只不允霽雲奮然道睢陽與臨淮如皮毛之相依睢陽若陷即及臨淮豈可不救說罷仰天號慟進明愛其忠勇意欲留之及用溫言撫慰且命設宴款待奏樂侑酒霽雲大哭道僕來時睢陽城中已不食月餘矣今即欲獨食不能下咽大夫坐擁強兵並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發恨自咬下一指以示進明道僕已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此指以示信歸報主將與同死耳一時指血淚血有如泉湧座客俱為之揮涕進明決意不救又度霽雲不可留竟謝遣之此真千古可恨之事所以至今張睢陽廟中銅鑄一賀蘭進明之後裸體綁

狀云即張睢陽自矢所為厲鬼像也城既破張許二公及諸將俱被執尹子奇將許遠解赴睢陽張公與南霽雲等共三十六人皆遇害張公至死神色如常萬春霽雲俱罵不絕口而死其餘十餘人亦無一肯屈節者後人有詩贊

張巡先殞固盡忠 許遠後亡亦矢節 從死不獨有南雷 三十六人同義烈

睢陽失陷二日之後河南節度使張鎰救兵到來原來張鎰聞睢陽危急倍道來援猶恐不及先遣飛騎馳檄譙郡大守閻邱曉使速引本部兵先往閻邱曉素傲狠不奉節制竟不起兵及張鎰至城已破三日矣張鎰大怒令武士擒閻邱曉至軍前杖殺之正是

恨不移此閻邱杖 并杖臨淮狠賀蘭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安祿山之見殺大快人心但豬兒非可殺祿山之入耳其寫張許南雷之忠義令狐楊尹之威鋒賀蘭閻邱之傲狠如畫師肖貌各隨其形之長短妍媸無不神似子長車坡曲外不易多得

第九十五回 李樂工吹笛遇仙翁 王供奉聽棋謁 詞曰 聲音入妙成仙家 月夜引仙槎 只嫌笛管未全 佳吹破共嗟訝 更驚奕理通仙道 決勝負數 著無加止將常勢略談些 國手已堪誇 右調



月中行

人生世上。不特忠孝節義。與夫功勳事業。道德文章。足以流芳後世。垂名不朽。就是那一長一技之微。若果能專心致志。亦足以軼類超羣。獨步一時。且其藝既精妙。入神不難。邀知遇於君上。致感動於神仙。使其身所遭逢之事。傳為千秋佳話。却說張鎬既杖殺閻邱曉。即移書於賀蘭進明。責其不救。張鎬乃率兵攻打睢陽城。與尹子奇大戰。子奇移駐別鎮。張鎬乃率兵攻打睢陽城。與尹子奇大戰。子奇正戰之間。忽然陰雲四合。寒風撲面。賊眾都聞鬼哭神號之聲。空中如有鬼兵來衝突。一時大亂。四散狂奔。正是

死為厲鬼忠臣志 須信忠靈自有靈

尹子奇兵潰。只得棄了睢陽城。奔退陳留。誰想陳留百姓恨其荼毒睢陽。痛惜忠良被害。遂出其不意。殺將起來。斬了尹子奇。開城迎降。張鎬安民已畢。分兵留守。一面引眾回鎮。一面將睢陽死難諸臣。具表奏聞朝廷。恰好上皇有手詔至。肅宗行在。命褒錄死節之人。且說上皇在蜀中。面御者無多人。更加不快。還虧有高力士。夕侍側。時勸解之。又聞安祿山焚燬祖廟。殺害宗室。殘虐良民。遂撫心頓足。十分哀痛。隨又傳聞祿山已死。乃嘆恨道。朕恨不及手。自寸磔此賊也。因追念故相張九齡。昔年曾說祿山有反相。不宜宥其死。此真先見之明。當時若從其言。何至有今日之禍。於是特遣中使往曲江。致祭於其墓。御製祭文云

道。手書付中使齋赴墓前。宣讀其文云。

惟卿昔者。曾有讜言。謂安祿山反相昭然。不宜宥死。宜亟殲旃。朕聽不聰。輕縱巨奸。既寬顯戮。更予太藩。釀茲凶禍。追悔從前。卿今若在。朕復何顏。追念老臣。曷勝涕漣。特遣致祭。侑以短篇。嘉卿先見。誌吾過愆。尚饗。上皇既遣祭張九齡。且厚卹其家。因即將手詔。命朝臣查錄一切死難忠臣。申奏新君。並加卹典。不得遺漏。又聞雷海青殉節於凝碧池。不勝嘉嘆。張野狐因乘機奏對道。梨園舊人。黃旛綽。向羈賊中。今從東京逃來。欲請見駕。只因失身陷賊。恐上皇爺欲加之罪。故逡巡未敢。上皇道。汝等俳優之輩。安能盡如雷海青這般殉節。失身賊中。不足深責。黃旛綽既從賊中來。必知雷海青殉節之詳。朕正欲問他。可便喚來。左右領旨。即將黃旛綽宣到。旛綽叩首階前。涕泣請罪。上皇赦其罪。問道。雷海青殉節於凝碧池之日。你在那裏。旛綽道。此事臣所目覩。上皇道。汝可詳細奏來。旛綽便把那安祿山如何設宴奏樂。眾樂工如何傷感墮淚。祿山如何要殺那墮淚的雷海青。如何大哭。如何拋擲樂器。罵賊而死。一一奏聞。上皇歎息道。海青乃能盡忠如此。彼張均張垠輩。真禽獸不若矣。因問旛綽道。汝於此時。亦曾墮淚否。旛綽道。觸目傷心。那得不墮淚。時內監馮神威在側。向日旛綽曾於言語之間。戲侮了他。心中不悅。奏道。此言妄也。奴婢聞人傳聞。旛綽在賊中。把安祿山極其諂奉。祿山在宮中夢紙窗破碎。旛綽解云。此為照臨

四方之兆。祿山又夢。自身所穿袍袖甚長。旛綽又為之解云。此所謂垂衣而天下治。如此進諛。豈是肯墮淚者。上皇即問旛綽。汝果有此言否。那黃旛綽本是個極滑稽善戲謔的人。平日在御前慣會撮科打諢。取笑作耍的。那時若驚惶抵賴。便沒趣了。他却不愧不忙。從容奏道。祿山果有此夢。臣亦果有此言。臣因祿山有此不祥之夢。知其必敗。故不與直言。以取禍。只以巧言對之。正欲留此微軀耳。再視天顏。上皇道。怎見得此二夢之不祥。汝便知其必敗。旛綽道。紙窗破者。不容糊做也。袍袖長者。出手不得也。豈非必敗之兆乎。上皇聽說。不覺大笑。遂命仍舊供御。正是

聞之既堪為解頤 言者自可告無罪

自此上皇時常使黃旛綽侍側。詢問東西二京之事。旛綽恐感動聖懷。應對之間。雜以談諧。常引得上皇發笑。忽一日。又有一個梨園舊人到來。你道是誰。却是笛師李暮。原來李暮於聖駕西行時。同着一個從人奔走隨駕。不想走遲了。却追隨不及。失落在後。遇着哥舒翰的敗殘軍馬。衝來前路。難行。急慌忙的奔竄。一時無處逃匿。只得權避入一山谷中。其中有古寺一所。僧詢知是御前供奉之人。不敢怠慢。因留他暫寓。一連住了五七日。一夕月朗風清。從人先自去睡了。李暮心中煩悶。且不能睡。又愛那風清月白。徘徊觀玩了一回。便向行囊中取出平日那枝所吹的笛兒來。獨自步出寺門。在一大樹之下。石臺上坐著。把那笛兒吹起。真個聲音嘹亮。響應山谷。才吹罷。遙見園林中

走出一個彪形大漢。大踏步行至前來。仔細視之。乃一虎頭人也。李暮大駭。那虎頭人身穿一件白袷單衣。露腿赤足。就寺門檻上箕踞而坐。說道。笛聲甚妙。可再吹一曲。李暮那時不敢不吹。只得按定了心神。吹起一套繁縷之調。虎頭人聽到酣適之際。不覺瞑然睡去。橫臥於檻上。少頃之間。鼻聲如雷。李暮欲待跨入寺門檻去。又恐驚醒了。他不敢。不是要處。回首四顧。沒處藏身。只得將笛兒安放草間。儘力爬上那大樹。直爬到那極高的去處。借樹葉遮身。做一堆兒伏著。不移時。虎頭人醒來。不見了吹笛人。即懊悔道。恨不早食之。却被他走了。遂立起身來。向空長嘯一聲。便有十餘隻大虎。騰躍而至。望著虎頭人俯首伏地。狀如朝謁。虎頭人道。只有一吹笛小兒。乘我睡熟。因而逃脫。我方才當檻而臥。量彼不敢入寺。必奔他處。汝等可分路索之。衆虎遂四散奔去。虎頭人依然踞坐不動。約五更以後。衆虎俱回。都作人言道。我等四路追尋不獲。正說閒。恰值月落斜照。見有人影在樹。虎頭人笑道。我道有雲行雷掣。却原來在只裏。乃與衆虎望著樹道。跳身獲取。幸那樹甚高。躍擡不及。李暮此時却嚇得魂不附體。滿身抖顫。幾乎墜下。緊緊抱著樹葉。正在危急。忽聞空中有人大喝。道。此乃御前之人。汝等孽畜。不得猖獗。於是虎頭人與衆虎一時俱驚散。少間天曙。僕從來尋。李暮方纔下樹。且喜那笛兒原在草間無損。仍舊收得。正是

簫能引鳳 笛乃致虎 豈學虞廷 百獸率舞



李暮受此驚恐。臥病數日。病愈之後。方欲起身。適有舊日相知的京官皇甫政。新任越州刺史。因赴任途次。偶來山寺借宿。偶見了李暮。各敘寒暄。問李暮將欲何往。李暮道。將欲西行。追隨大駕。皇甫政道。近日西邊一路兵馬充斥。豈可冒險而行。不如且同我到越州暫住。俟稍平定。西行未遲。李暮應諾。遂別了寺僧。隨着皇甫政。迤邐來至越州。即寓居於刺史署中。那越州有個鏡湖。是名勝之處。皇甫政公事之暇。常與李暮到彼觀覽。李暮道。湖光可人。尤宜月夜。皇甫政點頭道。我亦正欲為月夜泛湖之游。乃於月明之夜。具酒肴於舟中。約集僚友。同了李暮泛湖飲宴。但見月光如水。水光映月。放舟中流。如游空際。正合着蘇東坡赤壁賦中兩句道是。

桂棹兮蘭橈 擊空明兮泝流光

衆官飲酒至半酣。都要聽李暮的妙笛。說道昔年勤政樓頭一曲。笛音止住了千萬人的喧嘩。天下傳聞絕技。今夕幸得相敘。切勿吝教。皇甫政笑道。李君所用之笛。我已攜帶在此了。衆官都喜道。可知妙哩。李暮謙遜了一回。取出笛兒吹將起來。其聲音之妙。真足以怡情悅耳。聽者無不嘖嘖稱嘆。一曲方終。只見前面有扁舟一葉。一童子鼓棹而行。船上立著一個老翁。口中高聲的叫道。大好笛音。肯容我登舟一聽否。衆人於月下視之。見他數髯瑟瑟。一貌堂堂。野服葛巾。絕似仙家粧束。開襟揮塵。更饒名士風流。果然願盼非凡。真乃笑談不俗。

路一吹弄。果然應手應口。迥非他笛可比。心中歡喜。再三稱謝。皇甫政笑道。從來說寶劍贈與烈士。紅粉寄於佳人。老丈既以敵友為知音。何不并將那一枝惠賜之。老翁道。非敢吝惜。其實那一笛。非人間所可吹者。即使相贈。亦未必能吹。李暮道。小子願一試之。老翁便把那笛遞過來。李暮吹之。再四都不入調。且亦不甚響。老翁道。此非人間。固未易能吹也。李暮道。此笛量非老丈不能吹。必求賜教。老翁搖頭道。人間吹不得。李暮道。人間吹了便怎麼。老翁笑道。官前日山谷中所吹。不過是人間之笛。尚有虎妖聞聲而至。今於湖中吹動。那一笛。豈不大驚蛟龍乎。衆人聞言都道。不信有這等事。老翁道。諸公如必欲吹。老朽略試吹之。倘有變動。幸勿驚訝。於是取過那笛來。信口一吹。其聲震耳。樹宿鳥俱驚飛。叫噪到五六聲之後。只見月色慘黯。大風頓作。湖水鼓浪。巨魚騰躍。舉舟之人。大駭都道。莫吹罷。莫吹罷。老翁呵呵大笑。收過了笛。起身告別。衆人挽留不住。李暮道。還不曾拜問尊姓大名。老翁笑道。前宵於空中喝退虎妖者。即我也不須更問姓名。言訖。聳身躍入小舟。童子鼓棹如飛。頃刻不見。衆人又驚又喜。都贊嘆李暮妙笛。能使仙翁來降。正是

笛既能致虎 亦可能遇仙

虎因畏仙去 仙還把笛傳

李暮自得了仙翁所授之笛。其技愈精。皇甫政因他是御前侍奉的人。不敢久留。打聽得路途稍通。遂齎送盤費。遣

衆官聽了。知其非常人。不敢輕忽。即請過大船中。以禮相見。老翁道。山野之人。多有唐突。幸勿見罪。衆官揖之就坐。那老翁道。偶游月夜。忽聞笛聲甚佳。故冒昧至此。欲有所陳。李暮道。拙技不足污耳。承翁丈聞聲而來。定是知音。正欲請教大方。老翁道。頃所吹者。乃紫雲迴曲也。此調出自天宮。今尊官已悉得其妙。但婉轉之際。未免微涉。番調。何也。李暮驚嘆道。翁丈真精於音律者。僕初學笛時。所從之師。實係番人。老翁道。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而歸之於雅。正也。豈可雜以番調。邪宜盡脫去。為妙。李暮拱手道。謹受教。老翁道。尊官所吹之笛。是平日慣用的麼。李暮道。此笛乃紫雲夢竹所造。出自上賜。正是平時用熟的。老翁道。紫雲竹生在雲夢之南。於每年七月望前生。但今年七月望前生。必須於明年七月望前伐。若過期而伐。則其音窒。先期而伐。則其音浮。適間細聽笛音。頗有輕浮之意。當是調笛管必將碎裂。衆官聽了。都未肯信。李暮口雖唯唯。也還未信。未疑。老翁道。公等如不信。老朽請一試之。說罷。便取過李暮所吹的笛兒。吹起一曲金石調來。果然其聲清壯。可以舞潛蛟而泣殘婦。李暮與衆官都聽得呆了。及吹至入破之時。衆人正聽得好。忽地刮刺一聲。笛兒裂作兩半。衆方驚歎信服。老翁笑道。損壞佳笛。如之奈何。老朽偶帶得二笛在此。當以其一奉償。遂向衣裾中取出二笛。一極長一稍短。乃以短者送。李暮道。便請試吹。李暮接過來。

發起行。不到一月。來到蜀中。先投謁高力士。引至上皇駕前。朝見上皇。憐其闕關跋涉而來。賜與衣帽。仍令供御。李暮將途中遇仙之事。從容啟奏。上皇本是極好神仙的。聞其所奏。十分嘆異。高力士因奏道。老奴向聞翰林院奕棋。供奉王積薪。亦曾於旅次遇仙。上皇道。此事朕所未聞。王積薪今在此。當面問之。於是傳旨。宣王積薪。且說那王積薪。乃長安人。原是世家巨族的後裔。從幼性好奕棋。屢求善奕者指教。遂成高手。少年時曾與一班貴介子弟四五人。於長安城外。一個那有名的園亭上。宴會。正酣飲間。忽有一人乘馬。至園門首下了馬。昂然而入。看他打扮。不武。對衆舉手笑道。諸君雅集。本不當來吵擾。止緣喝吻。欲得盃酒潤之。未識肯見賜否。王積薪見其器宇軒昂。知非恆輩。不等衆人開口。先自起身迎揖。遜之上座。那人也。不推辭。便就坐了。積薪取大盃斟酒送上。那人接來飲訖。叫再來。王積薪一面再斟酒。一面供他舉箸。那些衆少年。盡是貴公子。平日不看人在眼裏的。今見此人。突如其來。又甚簡傲。俱心懷不平。不知他是何等人。又不敢向前問他。其中一少年。乃舉盃出令道。我等各自道家世。其最貴顯者。飲三盃。請客先道。那人笑道。吾請先飲三盃。而後言。積薪便令童子快斟酒。那人連進三盃。起身出。席舉手向衆人道。我高祖天子。曾祖天子。祖天子。父天子。本身天子。說罷大步出來。上馬疾馳而走。衆人方相顧錯愕。早有內監與侍衛等人。策著馬來尋問。原來那時玄宗常為散行。



這一日改換衣裝。出城閒玩。因偶與衆少年相遇。次日命高力士訪知那敬酒的少年是王積薪。特召入見。厚有賞賜。且云諸少年自矜家世。真乞兒相。汝獨大雅可喜。因命送翰林院讀書。後知其善奕。遂令爲奕棋供奉。是正

不因孟酒力 安得侍君王

王積薪有此遭遇。日侍至尊。及安祿山作亂。車駕西幸之時。多官隨行。積薪帶著一個老僕。隨衆奔走。奈蜀道險隘。每當止宿於旅店。多被貴官佔住。積薪只得隨路於民家借宿。一日迂道大寬。轉沿山溪而行。不覺走入一荒村。時已薄暮。那村中只有一家人家。茅舍三間。柴扉半掩。積薪主僕扣扉求宿。內裏走出一個老婆婆來。說道此間止老身與一個媳婦兒住著。本不該留外客在此。但舍此更無宿處。客官可權就廊檐下宿一宵罷。積薪謝道。只此足矣。老婆婆取些茶湯。與幾個麪餅來供客。叫了安置。關了柴門。自進去了。積薪聽得他媳婦二人各處一室。各自闔戶而寢。積薪主僕臥於廊下。老僕先已睡著。積薪轉輾未寐。忽聞那老婆婆叫應了媳婦說道。良宵無以消遣。我和你對奕一局如何。媳婦應道。既如此甚妙。積薪驚異道。鄉村婦女如何知奕。且二人東西各宿。如何對奕。便爬起來。從門縫里張看。內邊黑洞洞。已皆滅燭矣。乃附耳門扉細聽之。聞得老婆婆道。你且起。媳婦道。我於東五南九置子起矣。停了半晌。老婆婆道。我於西八南十置子矣。又停了半晌。媳婦道。我於西

九南十四置子矣。每置一子。必良久思索。夜至四更。共三十六子。積薪一一密記。忽聞婆婆笑道。媳婦輸了。我止勝你九秤耳。媳婦道。我錯算了一著。固宜敗北。自此寂然。天明啓扇。積薪整衣入見。看那婆婆。鬢髮斑斑。丰采奕奕。絕不似鄉村老媪。積薪請見其媳。婆婆即呼媳婦兒出來相見。你道那媳婦怎生模樣。

雖是村家裝束。自然光采動人。舉止安閑。不啻閨中之秀。丰姿瀟灑。亦如林下之風。者遇楚襄王定疑神女。即非蘭橋驛宛似雲英。

積薪相見過。即叩問奕理。婆婆道。我姑媳無以遣此良宵。偶爾對局。豈堪聞於尊客。積薪再三請教。婆婆道。奕雖小數。其中自有妙理。尊官既好此。必善於此。今可率已意。布局置子。使老身觀之。或當進一言相商。乃取棋局置子出來。積薪盡平生之長布置。未及四五子。只見那媳婦微微含笑。對婆婆說道。此客可以教人間常勢。婆婆遂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然皆平時思慮所不及。積薪更欲請益。婆婆笑道。只此以無敵於人間矣。大駕已前行。客官可速往。積薪稱謝而別。行不十數步。回頭看時。茅舍柴扉。都已不見。方知是遇了仙人。不勝嘆詫。正是

奕通太極陰陽理 妙訣從來原不多  
好向人間稱莫敵 笑他空爛手中柯  
積薪自此奕藝絕倫。當日上皇因高力士言及。特召積薪面詢其事。積薪把上項事奏聞。黃旛綽在旁聽了。插評道。

奕稱手談。那家媽媽媳婦。却又口著。真是異事。上皇笑道。常人之奕。以爲口必須目視。不若仙人之奕。以口爲手。不須用目也。量薪道。臣常布置。其姑媳對奕之勢。雖整竭心思。推算其所言九秤勝負之說。終不可得。上皇道。此必非人間常勢。存此以待知識者。高力士道。積薪昔年飲酒。曾得遇聖人。今日奕棋。又遇仙人。何其多佳遇也。上皇道。李善所遇吹笛仙翁。積薪所遇奕棋姑媳。總是仙人。但未知是何仙。此時若張果葉法善羅公遠輩。有一人在此。必知其來歷矣。正閒談間。肅宗遣使來奏言。永王璘謀反。稱帝於江南。上皇大怒。命速遣將討之。不一日有中使啖廷瑤。齋奉肅宗告捷表文。奏稱廣平王與郭子儀屢勝賊兵。又得回紇助戰。已恢復兩京。今即移兵東南。將并恢復東京去矣。上皇大喜。正是

且喜耳聞好消息 會須眼看捷旌旗

未知如何復兩京。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極熱鬧場中。忽引此李善王積薪二事。聞者道其閒筆。不知正是急脈緩受處。上皇一腔心事。視之如棋。聽之如笛可也。

第九十六回 拚百口郭令公報恩 復兩京廣平

王奏績

詞曰 感恩施報英雄志。欲了平生事。因他冤陷。拚吾百口。貸他一死。友朋情誼猶如此。何況爲臣子。親生奏凱。全虧大將。丹誠共矢。右調賀聖。

朝

從來能施恩者。未必望報。而能圖報者。方不負恩。戰國時的侯生對信陵君說得好道。是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無忘之。無忘之者。必思有以報之也。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夫報德不曰以直。而曰以德。報怨與報德不同。報怨不可過刻。以直足矣。且怨有當報者。有不當報者。有時以報爲報。有時以不報爲報。皆所謂直也。若夫德是必要報的。不可不厚報的。說不得個他如此來。我亦當如此答。一飯之恩。報以千金。豈是掂筋估兩的事。我當危困之時。那人肯挺身相救。即時迫於事勢。救我不成。他只段美意。也須終身銜感。况實能脫我於患難之中。真個生死而肉骨。我到後來建功立業。皆此人之賜。此等大恩。便捨身拚家以報之。誠不爲過。推此報恩之念。其於君臣之間。雖不可與論報施。然人臣匡君定國。戡亂扶危。成蓋世之奇勳。總也是不忘君臣。勉圖報効而已。却說肅宗自靈武即位後。即令郭子儀爲武部尚書。靈武長史李光弼爲戶部尚書。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又特遣使徵召李泌。那李泌字長源。京兆人氏。生而穎異。身有仙骨。幼時常聞空中有仙樂來相迎。其身飄飄然。若舉家人共相抱持。後來每聞音樂。家人即搗蒜向空潑酒。自此音樂漸絕。至七歲能吟詩作賦。更聰慧異常。上皇開元年間。下詔召集京中能談佛老者。互相議論。有一童子。姓名名傲。年十歲。與衆問答詞辯無窮。上皇嘉歎。因問員傲。



外邊還有與你一般聰慧的童子。原來員俶乃是李泌的姑娘所生。與李泌為中表兄弟。當下便奏說。臣母舅之子李泌小臣三歲而聰慧。勝臣十倍。上皇即遣中使召之。李泌應召而至。朝拜之際。禮儀嫻雅。其時上皇方與燕國公張說奕棋。遂命張說出題試之。張說使賦方員動靜。李泌請言其略。以便措辭。張說指著案上棋枰說道。

方若棋局 圓若棋子 動若棋生 靜若棋死 說罷。張說還恐他年太幼。未能即解。又對他說道。此是我借棋以為方圓動靜之喻。汝自賦方圓動靜四字。不可泥棋為說也。李泌道。這曉得。即信口答道。

方若行義 圓若用智 動若聘才 靜若得意 張說聽了。大為驚異。道。此吾小友也。因起身拜賀。朝廷得此神童。正是。

堪使老臣稱小友 共誇聖主得神童

上皇厚加賜賚。命於翰林院讀書。及長。欲授以官職。李泌再三辭謝。乃賜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甚相敬愛。李林甫楊國忠都忌之。李泌因遂告歸。隱居潁陽。至肅宗思念舊交時。遣使徵至。行在待以賓禮。出則聯騎。寢則對榻。事無大小。皆與商酌。欲命為右相。李泌固辭。只以白衣隨駕。一日肅宗與李泌並馬而出。巡視軍營。軍士們竊相指道。黃衣的是聖人。白衣的是山人。肅宗微聞此語。因謂李泌道。艱難之際。不敢以官職相屈。但且衣紫以絕羣疑。遂出紫袍賜之。李泌只得拜受。肅宗即令左右為之換服。李泌換

服訖。正欲謝恩。肅宗笑道。且住。卿既服此。豈可無稱。乃於袖中取出敕書一道。以李泌為參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李泌猶固辭。肅宗道。朕非敢相屈。期扶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李泌拜受命。肅宗欲以建寧王倓為大元帥。李泌道。建寧王果堪作元帥。然廣平王居長。若建寧王功成。豈可使廣平王為吳泰伯。肅宗道。廣平王宗嗣。何必以元帥為重。李泌道。廣平王未正位東宮。今艱難之際。人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即欲不以為儲貳。彼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肅宗點頭道。卿言良是。朕當思之。李泌退朝。建寧王迎謝道。頃傳聞奏對之言。正合吾心。吾受其賜矣。李泌道。殿下孝友如此。真國家之福也。於是肅宗以廣平王倓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郭子儀李光弼等所部之軍。俱屬統率。時李光弼駐防太原。其麾下精兵俱調往朔方。在太原者僅萬人。賊將史思明等。共引兵十餘萬人來攻城。諸將皆議修城以待之。光弼道。太原城周四十里。修之非易。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而先自困也。乃令士卒於城外鑿濠。以自固。掘坑塹數千。及賊攻城於外。光弼即令以坑塹中掘出的泥土增壘於內。為守禦。賊圍攻月餘。無隙可乘。光弼訪得錢冶內有鑄錢的兄弟三人。善穿地道。以重賞購之。使率其夥伴。掘地道以俟賊。有賊將於城下。仰面罵城上人。光弼即遣人從地道拽其足而入。縛至城上斬之。自此賊行動必低頭視地。光弼又作大砲飛巨石。每一發必擊死幾十人。賊乃

退營千數十步外。光弼遣使詐稱城中糧盡。與賊乃約期刻出降。史思明信以為真。不復為備。光弼暗使人穿地道。直至賊營。賊營支之以木。至使二千餘人走馬出城。恰像要去投降的一般。賊方瞻望喜躍。忽然營中地陷。壓死者無數。賊眾驚亂。官軍鼓譟而出。斬殺萬計。史思明乃引眾紛紛遁去。光弼上表奏捷。廣平王正以太原要地。被圍欲遣兵往救。因得捷報而止。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得河東而後。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郭子儀密使人入河東。與唐官陷於賊中者。約為內應。內外夾攻。崔乾祐不能抵敵。棄城而逃。子儀引兵追擊。斬殺甚眾。乾祐僅以身免。河東遂平。正是。

從來郭李稱名將 戰守今朝各奏功

肅宗以郭子儀為天下兵馬副元帥。正謀恢復兩京。忽聞報永王璘反於江陵。僭稱帝號。原來永王璘出鎮江陵。自恃富強。驕蹇不恭。及聞肅宗即位靈武。乃與部將屬官等共私議。以為太子既遜。自稱尊。我亦可據有江表。獨帝一方。正在謀議起事。肅宗惡其驕蹇。詔使罷鎮還蜀。永王竟不奉詔。至是舉兵反。自稱皇帝。思欲招致有名之士。以為民望。聞知李白退居廬山。距江陵不遠。遣使徵之。李白辭不應。赴永王使人伺。其出遊。要之於路。劫取至江陵。欲授以官。李白決意不受。永王不能屈其志。但只羈縻住他。不放還山。肅宗聞永王作亂。一面表奏上皇。一面遣淮南節度高適副使李成式。共引兵征討。時內監李輔國。陰附宮

中。張良娣專權用事。那降賊的內監邊令誠。因為賊所忌。乃自賊中逃至行在。依托李輔國。復進用。李泌上言道。令誠以宦官蒙上皇委任。外掌兵權。內掌宮禁。而賊至即降。且以宮門匙鑰付賊。如此叛逆。罪不容誅。肅宗遂命將邊令誠斬首。為降賊者示警。於是李輔國奏稱。原任翰林學士李白。現為逆藩永王璘謀主。宜詔刑官注名叛黨。俟事平。按律治罪。你道李輔國為何忽有此奏。只因李白當初在朝時。放浪詩酒。品致高尚。全不把這些宦官看在眼裏。所以此輩都不喜他。今輔國乘機劾奏。一來是私怨。二來迎合朝廷。顯誅叛黨之意。三來怪李泌奏斬了邊令誠。他今劾奏李白。見得那文人名士。受過上皇寵愛的。也不免從逆。莫只說宦官不好。當日肅宗准其奏。傳旨法司。早驚動了郭子儀。他想昔年李白救我性命。大恩未報。今日豈容坐視。遂連夜草成表章。次日即伏闕上表。其表略云。臣伏觀原任詞臣李白。昔蒙上皇知遇之恩。將不次擢用。乃竟辭榮遁隱。高臥廬山。斯其為人可知。今不幸為逆藩所逼。臣聞其始而却聘。繼乃被劫。僞命屢加。堅意不受。身雖羈縻。志不少降。而議者輒以叛人謀主告之。則亦過矣。臣請以百口保其無他。白故有恩於臣。然臣非敢以私恩為白游說也。事平之後。當有衆目共見者。可為援證。倘不如臣所言。臣與百口甘伏國法。肅宗覽表。命法司存案。待事平日。察明定奪。後來永王璘兵敗自盡。該地方有司。拘繫從逆之人。候旨處決。李白亦



被繫於潯陽獄中。朝廷因郭子儀曾為保救。特遣官查勘。回奏李白係被逼脇。與從逆者罪宜減等。有旨李白長子流夜郎。其餘從逆者盡行誅戮。至乾元年間。詔赦天下。李白乃得放歸。行至當途縣界。於舟中對月飲酒大醉。欲捉取水中之月。墮水而卒。當時江畔之人。恍忽見李白乘鯨魚升天而去。只是後話。正是

有恩必報推英傑 無罪長流歎謫仙  
英傑拚家酬昔日 謫仙厭世再生天

此事表過不提。且說肅宗既以廣平王為元帥。即欲立為太子。李泌道。陛下靈武即位。止為軍事迫切。急須處分。故耳。若立太子。宜請命於上皇。不然。後世何由知陛下不得已之心乎。廣平王亦固辭道。陛下亦未奉晨昏。臣何敢當儲副。肅宗因此暫停建儲之事。建寧王私語李泌道。我兄弟俱為李輔國張良娣所忌。二人表裏為惡。我當早除此害。李泌道。此非臣子所願聞。且置之勿論。建寧不聽。屢於肅宗前。直言二人許多罪惡。二人乃互相讒譖。誣建寧欲謀害廣平。急奪儲位。激怒肅宗。立即傳旨。賜建寧王死。李泌欲諫阻。已無及矣。可惜一個賢主。被讒殞命。想肅宗居東宮時。為李林甫所忌。及盡驚恐。豈不知戒。今巨寇未滅。先殺一賢子。何忍心昧理至此。後人有詩歎云。

信讒殺其子 作俑自上皇 肅宗心忍父  
可憐建寧王 不記在東宮 時恐懼禍殃  
何今循故轍 讒口任喧張 君子聽不聰

使僕固懷恩引回紇兵。突往擊之。斬殺殆盡。李嗣業又引回紇兵出賊陣後。與大軍夾擊。王思禮亦引後軍繼進。并力攻殺。自午至酉。斬首六萬餘級。賊兵大潰。餘眾退入城中。一夜驚聲不息。至天明。探馬來報。賊將李歸仁安守忠。田乾真張通儒等。俱已遁去。廣平王遂帥眾入西京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葉護如前約。掠取金帛子女。廣平王下馬拜於葉護馬前。道。方得西京。若便俘掠。則東京之人。必為賊固守。難以復取了。請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跪捧王足道。願為殿下。即往東京。遂與僕固懷恩引了西域及本部之兵。從城南過。更不停留。徑向東京進發。眾人見廣平王為百姓下拜。無不涕泣感歎。

為民屈體非為屈 贏得人人愛戴深  
番眾亦因仁義感 不緣貪利起戎心

廣平王駐西京三日。即留兵鎮守。自引大軍東出。捷書至行在。百官稱賀。肅宗即日具表。遣中使啖廷瑤。赴蜀奏聞上皇。請駕回京復位。一面遣宮人西京祭告宗廟。宣慰百姓。一面以快馬召李泌於軍中。李泌星馳至鳳翔。入見。叩問何故召見。肅宗道。朕得西京捷報。即表奏上皇。請駕東歸復位。朕當退居東宮。以盡子職。未識卿意。以為何如。欲急召面詢。李泌愕然道。此表已齎去否。肅宗道。已去。李泌道。還可追轉否。肅宗道。已去遠矣。為何欲追轉。李泌咄嗟道。上皇不肯東歸矣。肅宗驚問何故。李泌道。陛下正位改元。已歷二載。今忽奉此表。上皇心疑。且不自安。怎肯復歸。

佳兒被擢戕 遺恨彼婦寺 寸磔寧足償

至德二載。肅宗駕至鳳翔。命廣平王與郭子儀等出師。恢復兩京。子儀以番人回紇的兵馬甚精銳。請旨徵其助戰。回紇可汗。遣其子葉護領兵一萬前來助戰。肅宗許以重賞。葉護請於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朝廷。金帛子女歸回紇。肅宗急於成功。只得許諾。聚朔方等處軍馬。與回紇西域之眾。共一十五萬。刻日起行。李泌獻策。擬先攻范陽。搗其巢穴。肅宗道。大軍既集。正須急取長安。豈可反先勞師以攻范陽。李泌道。今所用者皆北兵。其性耐寒而畏暑。今乘其新至之銳。攻已老之師。兩京必克。然賊敗。其餘眾遁歸巢穴。關東地熱。春氣一發。官軍必困。而思歸。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一去。復南來。是征戰之未有已時也。不如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賊退無所歸。然後大兵合而攻之。必成擒矣。肅宗道。此言誠善。但朕定省久虛。急欲先恢復西京。迎回上皇。不能待此矣。遂不用李泌之言。兵馬望西京進發。行至長安城西。列陣於澧水之東。李嗣業領前軍。廣平王郭子儀。李泌居中軍。王思禮統後軍。賊眾數萬。列陣於澧水之北。賊將李歸仁出挑戰。子儀引前軍迎敵。賊軍盡起。官軍少卻。李嗣業肉袒執戈。身先士卒。大呼奮擊。立殺數千人。於是官軍氣壯。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賊眾不能抵當。都知兵馬使王難得。被賊射中其眉。皮垂遮目。難得手自拔箭。扯去其皮。血流滿面。力戰不退。賊伏精騎於陣之東。欲擊官軍之後。子儀探得其情。急令朔方左廂兵馬。

御牀並坐非王導 帝榻同眠勝子陵

肅宗爽然自失。頓足道。朕本以至誠求退。今聞卿言。乃悟其失。表已奏上。為之奈何。李泌道。今可更為羣臣賀表。自言自馬。鬼請留靈武。勸進。及今克復兩京。皇上思戀晨昏。請即還宮。以盡孝養。如此。則上皇心安。東歸有日矣。肅宗連聲道。是便命李泌草表。立遣中使霍韜光入蜀。奏聞。則一日。啖廷瑤自蜀回。傳上皇令口諭云。可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歸矣。肅宗惶懼無措。數日後。霍韜光還報言。上皇初得皇帝請退東宮之表。傍徨不能食。欲不東歸。及羣臣賀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期了。肅宗大喜。召李泌入宮告之道。此皆卿之力也。因命酒與飲。是夜留宿於內。肅宗與之同榻而寢。正是



寧王之事耳。肅宗道：建寧欲害其兄，朕故不得已而除之耳。李泌道：建寧若有此心，廣平當極恨之。今廣平王每與臣言其冤，為之流涕。况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若建寧果有害兄之意，宜深恨臣，乃當日以臣為忠，愈加親信，即此可察其心矣。肅宗聞言，不覺淚下道：卿言是也。朕知誤矣。然既往不咎，李泌道：臣非咎既往，只願陛下警戒將來。昔天后無故錯殺太子弘，其次子賢憂懼，作黃臺瓜詞，其中兩句云：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今陛下已一摘矣，幸勿再摘。李泌只句話，因知張良嫉忌廣平王之功也。常讒譖他，恐肅宗又為其所惑，故言及此。肅宗當下聞言，悚然道：安有是事。卿之良言，朕當謹佩。李泌復懇求還山。肅宗道：且待東京報捷，朕入西京時再議。自此又過了幾日，東京捷報到了，報說賊將自西京戰敗後，收合餘衆，保陝城。安慶緒遣嚴莊引兵助之，郭子儀與賊戰於新店，葉護引本部兵追擊其後，腹背夾攻，賊兵大潰，尸橫遍野。賊將棄陝而走，子儀遣兵分道追擊，嚴莊奔回東京。勸安慶緒棄東京城，率其黨走河北。臨行殺前被擒唐將哥舒翰等三十餘人，獨許遠自刎而死。子儀奉廣平王入東京城，出府庫中物與葉護，又命民間助輸羅錦萬疋，與之免於俘掠，百姓歡悅。正是

大帥用番兵 賢王賴名將  
土地得恢復 其功同開剝  
肅宗聞報大喜，即具表遣章見素入蜀奏捷。隨後又遣秦

離而即合，或久離而仍合，甚或有生離而認作死別，到後來離者忽合，猶如死者復生。此固自有天意，然於此即可見驗人情，觀操守，彼牆花路草，尚且鍾情不捨，到底得合，况貴為妃嬪者乎？使當患難之際，果不免於殞身，誠可悲可恨。若還幸得保全此軀，重待故主，豈不更妙且見得那恃寵驕妒的，平時不肯讓人，臨難不能自保，不若那遭妬奪寵的，平時受盡淒涼，到今日却原是在帝左右，真乃快心之事。話說肅宗聞東京捷報，即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入蜀奏聞上皇，復請回鑾。隨後又遣翰林學士秦國樸、秦國禎前往迎駕。秦國禎奏言：東京新復，亦當特遣朝臣齋詔到彼，褒賞將士，慰安百姓。肅宗准其所奏，乃仍命秦國樸、秦國禎與秦國模赴蜀，迎接上皇，改命秦國樸以翰林學士充東京宣慰使，又命武部員外郎羅采為之副。一同齋詔往東京，即日行。那羅采乃故將羅成的後裔，與秦國樸、秦國禎原係中表舊戚，二人作伴同行，且自說得著。羅采對國樸說道：當初先高祖武毅公有兩位夫人，一寶氏，一花氏，各生一子，弟乃花氏所生一子，一支的子孫，那所生一支，傳至先叔祖，沒有兒子，止生一女，小名素姑，遠嫁河南蘭陽縣白刺史家，無子而早寡，守志不再醮，性喜的是修真學道，得遇仙師，羅公遠說與我羅氏是同宗，因敬素姑是個節婦，贈與丹藥一粒，服之却病延年，今已六十餘歲，向在本地白雲山中，一個修真觀中焚修，彼處男女都敬信他，自東京亂後，不見有書信來，我今正去公事之暇，當往

國樸、秦國禎往成都迎接上皇，一面擇日起駕，先入西京，候上皇回鑾，李泌上表請如前諭，懇放還山。肅宗知其去志已決，乃降溫旨，許其暫歸。李泌即日謝恩辭朝，隱居衡山去了。後來廣平王嗣位，復徵李泌出山，又歷事兩朝，正有許多嘉言善策，都不在話下。最可惜肅宗不曾見其先伐范陽之計，以致兩京雖復，賊氛未殄，安家父子亂後，又繼以史家父子之亂，勞師動衆，久而後定，究竟安祿山既為其子慶緒所殺，而慶緒又為其臣史思明所殺，而史思明又為其子朝義所殺，亂臣賊子，歷歷現報，只些都是後話。如今且只說上皇還京之事，正是

前日興嗟行路難 今朝且喜回鑾穩  
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郭子儀保救李白，不使小人李輔國肆行其奸，與李長源一摘再摘之語，實同一轍。恐日後張良嫉輩復生，覺端耳，開卷讀之，君子小人，薰蕕自別，不止恩怨往復分明而已。

第九十七回 達奚女鍾情續舊好 采蘋妃全軀

詞曰 緣未了，慢說離多歡會少。此日重逢巧，已判珠沉玉碎，還幸韜光斂耀，笑彼名花難自保。原讓寒梅老，右調長命女。

大凡人情，莫不惡離而喜合，而於男女之間，為尤甚。然從來事勢靡常，不能有合而無離，但或一離而不復合，或暫

候之，國樸道：他是兄的姑娘，就是小弟的表姑娘了，弟亦聞其寡居守節，却不知又有修道遇仙的奇事。明日到那裏與兄同往一候，便了。當下馳驛趨行，不則一日，來到東京。各官迎接，詔書入城宣讀，詔略云：西京捷後，隨克東京，且見將帥善謀，士卒用命，國家再造，皆卿等之力也。已經表奏上皇，當初論功行賞，所有士庶，宜加撫慰。其未下州郡，還宜速為收復。城下之日，府庫錢糧，即以其半犒軍，毋得騷擾百姓。又訪有汲郡隱士甄真濟，及國子司業蘇源明，向在東京，俱不能為賊所屈，志節可嘉，其以濟為祕書郎，源明為考功郎，知制誥，即著來京供職。其降賊官員，達奚狗等三百餘人，都著解至西京議處。

原來那甄濟為人極方正，安祿山未反之時，因聞其名，欲聘為書記，甄濟知祿山有異志，詐稱瘋疾，杜門不出。及祿山反，遣使者與行刑武士二人，封刀往召之，甄濟引頸就刀，不發一語，使者乃以真病復命，因得倖免。那蘇源明原籍河南，罷官家居，祿山造反之時，欲授以顯爵，源明以篤疾堅辭，不受偽命。肅宗向聞此二人，甚有志節，故今詔中及之。當時軍民人等聞詔，歡呼萬歲，不在話下。且說秦國樸與羅采宣諭既畢，退就公館，安歇了兩日，即便相約同往訪候羅氏素姑，遂起身至蘭陽縣，且就館驛歇下。至次日，二人各備下一分禮物，換了便服，屏去騶從，只帶幾個家人，騎著馬來至白雲山前，詢問土人，果然山中深僻處，



有一修真觀。名曰小蓬瀛。觀中有個老節婦。在內修行。人都稱他為白仙姑。土人說道。只姑年雖已老。却等閒不輕見人。近來一發不容。閒雜人到他觀裏去。二位客官要去見他。只恐未必。羅采道。他是我家姑娘。必不見拒。遂與國楨及家人們。策馬入山。穿岡越嶺。直至觀前下馬。見觀門掩閉。家人輕輕叩了三下。走出一個白髮老婆婆來。開門迎住說道。客官何來。我們觀主年老多病。閉關靜養。有失迎接。請回步罷。羅采道。我非別客。煩你通報一聲。說我姓羅名采。住居長安。是院主的姪兒。特來奉候姑娘。一定要拜見的。那婆婆聽說是觀主的親戚。不敢峻拒。只得讓他們步入觀中的景象。果然十分幽雅。有西江月詞兒為證。道是

爐內香煙馥郁。座間神像端凝。懸來匾額小蓬瀛。委實非同人境。雙鶴亭亭立對。孤松鬱鬱常青。雲堂鐘鼓悄無聲。知是仙姑寂靜。

那婆婆掩了觀門。忙進內邊去通報。少頃出來。傳觀主之命。請客官於草堂中少坐。便當相見。又停了一會。鐘聲響處。只見素姑身穿一件藍色鑲邊的白道服。頭裹幅巾。足踏棕履。手持拂子。冉冉而出。看他面容和粹。舉止輕便。全不像六旬以外的人。此因服仙家丹藥之力也。正是

少年久已謝鉛華。老去修真作道家。鬢髮不斑身更健。可知丹藥勝流霞。

羅采與秦國楨一齊上前拜見。素姑連忙答禮。命坐看茶。

人不可輕進。二人忙問是何人。素姑道。說也話長。原請到外廂坐了。細述與二位賢姪聽。三人仍至堂中坐下。素姑道。只件事甚奇怪。說來也不肯信。我也從未對人說。今不妨為二位言之。我當年初來此地。仙師羅公遠曾云。日後有兩個女人。來此暫住。你可好生留著。二女俱非等閒之人。後來正有好處。及至安祿山反叛。西京失守之時。忽然有個女人。年約三十以外。淡素衣粧。騎着一匹白驢。飛也似跑進觀來。我那時正獨自在堂中閒坐。見他來得奇異。連忙起身扶住他下驢。他纔下得來。那驢兒忽地騰空而起。直至半天。似飛鳥一般的向西去了。我心中駭異。問那女人時。他不肯明言。來歷。但云我姓江氏。為李家之婦。因在西京遭難欲死。遇一仙女相救。把只白驢與我乘坐。叫我閉了眼。任他行走。覺得此身行在空中。霎時落下地來。不想却到只裏。據那仙女說。你所到之處。便且安身。今既到此。不知肯相容否。我因記著羅仙師的言語。知此女子必非常人。遂留他住在只靜室中。不使外人知道。也不向觀中人說。那白驢騰空之事。那女人自在靜室中也足不出戶。我從此將觀門掩閉。無事不許開。不意過了幾日。却又有個少年美貌的女子。叩門進來要住。那女人是原任河南節度使達奚狗的族姪女。小字盈盈。向在西京已經適人。因其夫客死於外。父母俱都亡。故只得依托達奚狗。隨他到任所來。不想達奚狗沒志氣。竟降了賊。此女知其必有後禍。立意要出家。聞說此間觀中幽靜。稟知達奚狗。

羅采動問起居。各敘寒暄。舉手向國楨問道。此位何人。羅采道。此即吾羅氏的中表舊戚。秦狀元名國楨的便是。素姑道。原來就是秦家官人。說罷。只顧把那秦字口中沉吟。來國楨道。愚表姪久仰表姑的貞名淑德。却恨不曾拜識。尊顏。今日幸得瞻謁。向因山川間阻。以致疎闊。萬勿見罪。於是國楨與羅采各命從人。將禮物獻上。素姑道。二位遠來相探。足見親情。何須禮物。二人道。薄禮不足為敬。幸勿麾却。素姑遂謝再三。方纔收下。因問二位為何事而來。羅采道。我二人都奉欽差齎詔到。請問姑娘前日賊氛擾亂之時。此地不受驚恐麼。素姑道。此地幽僻。昔年羅公遠仙師會寄跡於此。他說道。當初留侯張子房也曾於此辟穀。居此者可免兵火。因你二位是我至戚。我又參居長輩。既承相顧。不妨隨喜。一隨喜。便叫那老婆婆與幾個女童。擺上素點心。齊來喫了。隨即引著二人。徐步入內邊。到處觀玩。只見迴廊曲檻。淺沼深林。極其幽勝。行過一層庭院。轉出一小徑。另有靜室三間。門兒緊閉。重加封鎖。只留一個關洞。也把板兒遮著。二人看了。只道是素姑習靜之所。正看間。忽然聞得一陣撲鼻的梅花香。國楨道。裏邊有梅樹麼。此時正是冬天。如何便有梅花。難道此地的梅花。開得恁早。素姑微微而笑。把手中拂子。指着那三間靜室道。梅花香從此室之中來。却不是只裏生的。也不是樹上開的。羅采道。只又奇了。不是樹上開的。却是那裏來的。哩。國楨道。室中既有梅花。大可賞玩。肯賜一觀否。素姑道。室中有

徑來到此。我亦因記著羅仙師有二女來住之言。遂留他與那姓江的女人同居一室之中。關閉靜坐。只在關洞裏傳遞飲食。兩月之前。羅仙師同著一位道者。說是葉法善尊師來到此間。那姓江的女人。却素知二師之神妙。乃與達奚女出關拜謁。葉尊師便向空中幻出梅花一枝。贈於江氏說道。你性愛此花。今可將只一枝。花兒供著。還你四時常開。清香不絕。更不凋殘。直待還歸舊地。重見舊主。享完後福。那時身命。與此花同謝耳。自此把只枝梅花。供在室中瓶裏。直香到如今。近日更覺芬芳撲鼻。你道奇也不奇。秦羅二人聽了。都驚訝道。有只等奇事。因問只二位仙師。見了那達奚女。可也有所贈麼。素姑道。我還沒說完。當下羅仙師取過紙筆來。題詩八句。付與達奚氏說道。你將來的好事。都在只詩句中。你有遇合之時。連那江氏也得重歸故土了。言訖。仙師飄然而去。國楨道。只八句怎麼說。可得一見否。素姑道。仙師手筆。此女珍藏。未肯示人。那詩句。我却記得。待我誦來。二位便可代他詳解。一詳解。其詩云。

避世非避秦 秦人偏是親 江流可共轉  
畫景却成真 但見羅中采 還看水上蘋  
主臣同遇合 舊好更相親  
二人聽了。大家沉吟半晌。國楨笑道。我姓秦了。只起兩句。倒像應在我身。如何說非避秦。又說秦人偏是親。素姑道。便是呢。我方才聽得說是秦家官人。也就疑想到此。當日



達奚女見了只詩句。也曾私對我說。在京師時。有個朝貴姓秦的。與他家曾有婚姻之議。今觀仙師此詩。或者後日復得相遇。亦未可知也。只句話我記在心裏。不道今日恰有個姓秦的來。羅采道。只一發奇了。如今朝貴中姓秦的。只有表兄昆仲。赫赫著名。不知當初曾與達奚女有親麼。國楨沉吟了一回。說道。此女既有此言。敢求表姑去問他。一聲。在京師的時節。住居何處。所言姓秦的朝貴。是何名字。官居何職。就明白了。素姑道。說得是。我就去問來。遂起身入內。少頃欣然而出。說道。仙師之言驗矣。原來所言姓秦的。正是賢表姪。他說向在京集慶坊。曾與狀元秦國楨相會來。國楨聽了。不覺喜動顏色。道。原來我前所遇者。乃達奚盈盈。幾年憶念。豈意重逢此地。便欲請出相見。素姑道。且住。我才說你在此。他還未信。且道我既出家。豈可重提前事。復與相會。羅采笑道。表兄昔日既有桑田之喜。今又他鄉逢故。極是奇遇。如何那美人反多推阻。你二人當初相會之時。豈無相約之語。今日須申言前約。事方見就。國楨笑道。此未可隨口傳言。遂索紙筆題詩一首道。

記得當年集慶坊 樓頭相約莫相忘  
舊緣今日應重續 好把仙師語意詳  
寫罷折成方勝。再求素姑遞與他看。盈盈見了詩。沉吟不語。素姑道。你出家固好。但詳味仙師所言。只怕俗緣未斷。出家不了。不如依他舊好。重新之說。為是。看官你道盈盈真個立志要出家麼。他自與國楨相敘之後。時刻思念。欲

圖再會。爭奈夫主死了。母親又死了。族叔達奚狗以其無所依。接他到家去。隨又與家眷一同帶到河南任所。因此兩下隔絕。今日重逢。豈不欣幸。况此時達奚狗已拿京師去了。沒人管得他。只是既來出了家。不好又適人。故勉強推却。及見素姑相勸。便從直應允了。國楨欣喜。自不必說。但念身為詔使。不便攜帶女眷同行。因與素姑相商。且叫盈盈仍住觀中。等待我回朝復了命。告知哥哥。然後遣人來迎。當下只在關洞前相見。盈盈止露半身。並不出關。國楨見他丰姿如舊。道家粧束。更如仙子臨凡。四目相視。含悲帶喜。不曾交一言。正是

相思無限意 盡在不言中  
是晚秦國楨羅采不及出山。都就觀中止宿。素姑挑燈煮茗。與二人說了些家庭之事。因又談及羅公遠。只八句。那國楨道。起二句已應。却那畫一句。也不必說了。其餘只幾句。却如何解。今盈盈雖與江氏同居。行將相別。却怎說江流可共轉。素姑道。那江氏突如其來。所乘之驢。騰空而去。看他舉止。矜貴不凡。我疑他是個被謫的女仙。只是羅仙師道。達奚有遇合之時。連江氏也得歸故土。此是何意。二人閒話。只見羅采低頭凝想。忽然跌足而說道。是了。是我猜著的。了。素姑道。你猜著什麼。羅采低聲密語道。只是江氏說。是江家女李家婦。莫非是上皇的妃子。江采蘋麼。你看詩句中。明明有江采蘋三字。他便性愛梅花。宮中稱為梅妃。前日傳聞亂賊入宮。獲一腐敗女屍。認是梅妃。又

後傳聞梅妃未死。逃在民間。或者真個遇仙得救。避到這裏。日後還可重歸宮禁。再侍上皇。也像達奚女與秦兄復續舊好一般。不然。如何說的主臣同遇合呢。國楨點頭道。只一猜甚有理。但據我看來。表兄姓羅名采。詩語云。但見羅中采。還見水上蘋。却像要你送他歸朝。的素姑道。若果是江貴妃。他既在我觀中。我姪兒恰到此。曉得貴妃在。只裏自然該奏報請旨。羅采道。只要問明。確是江貴妃。我即日就具表申奏便了。素姑道。要問不難。他見達奚氏矢志不隨。那降賊的叔叔。因此甚相敬愛。有話必不相瞞。我只問達奚。便知其實了。當晚無話。次日素姑至靜室中。見了盈盈。說話之間。私問道。小娘子。你不日便將與江氏娘子相別了。只娘子自到此。不肯自言其履歷。他和你是極說得來。必有實言相告。你必知其詳。畢竟是誰家內眷。盈盈笑道。他一向也不肯說。昨日方才說出。你莫小覷了他。他不是等閑的女人。就是上皇當日最寵幸的梅妃。江采蘋哩。我正欲把這話告知姑娘。素姑聞言。又驚又喜。頓足道。我姪兒猜得一些不錯。看官聽說原來梅妃向居上陽宮。甘守寂寞。聞安祿山反叛。天下騷然。時常歎恨。楊玉環肥婢。釀成禍亂。及賊氛既近。天子西狩。欲與梅妃同行。又被楊妃阻撓。竟棄之而去。那時合宮的人都已逃散。梅妃自思。昔日曾蒙恩寵。今雖見棄。寧可負我。不可我負君。若不即死。必至為賊所逼。遂大哭一場。將白綾一幅。就庭前一株老梅樹上。自縊氣方欲絕。忽若有人解救。身子依然

立地。睜眼開看時。却是一個星冠雲帔的美貌女子。面前梅妃忙問。你是那一宮中的人。那女子道。非是宮中人。我乃韋氏之女。張果先生之妻也。家住玉屋山中。適奉我夫之命。乘雲至此。特地相救。你日後還有再見至尊之時。今當不硬死。我送你到一處去。暫且安身。以待後遇。遂於袖中取出一個白紙摺成的驢兒。放在地上。吹口氣。登時變成一匹極肥大的白驢。鞍轡全備。扶梅妃騎上。囑咐道。你只閉著眼。任他行走。少不得到一個所在。自有人接待你。說罷。把驢一拍。那驢兒冉冉騰空而起。梅妃心雖駭怕。却欲下不能。只得手縮絲繮。緊閉雙眸。聽其行止。耳邊但聞風聲。謾謾覺得其行甚疾。且自走得平穩。須臾之間。早已落地。開眼一看。只見四面皆山。驢兒轉入山徑裏。竟望小蓬瀛修真觀中來。因此得遇羅素姑。相留住。下當時不敢實說來歷。素姑又見那白驢騰空而走。疑此女是天仙。不敢盤問。那羅公遠詩中。藏下江采蘋三字。他人不知。梅花却是曉悟。今日詔使羅采姓名。與詩相合。盈盈又得與秦狀元相遇。詩中所言。漸多應驗。又聞兩京克復。上皇將歸。因把實情告知盈盈。要他轉告素姑。使羅采表奏朝廷。恰好羅采猜個正著。托素姑來問。當下盈盈細說其事。素姑十分驚喜。隨即請見梅妃。要行朝拜之禮。梅妃扶住道。多蒙厚意。尚未報謝。還仗姑姑告知羅詔。使為我奏請。素姑應詔。便與羅采說知。羅采與國楨商議。先上箋廣平王。啟知其事。廣平王遂於東京宮中。選幾個舊會供御的內監



宮女都到觀中參謁識認。確是梅妃無疑。乃具表奏聞。羅采亦即飛疏上奏。疏中并及國楨與達奚盈盈之事。竟說盈盈是國楨向所定之副室。因亂阻隔。今亦於修真觀中相遇。雖係降賊官員達奚狗之族女。然能心惡狗之所為。甘作女冠。矢志自守。其實可嘉。肅宗覽表。一面遣人報知上皇。一面差內監二人。率領宮女數人。赴白雲山小蓬瀛。迎請梅妃速歸故宮。候上皇回鑾朝見。並厚賞該地方官。羅素姑仍候上皇詔諭著褒獎。又降詔達奚盈盈。即歸秦國楨為副室。給與封誥。那時國楨與羅采別過了素姑。起馬回朝。中途聞詔。即差家人速至修真觀中傳語盈盈。叫他仍喚達奚狗家人僕婦女使隨侍。跟著梅妃的儀從。一齊進京。當下梅妃與盈盈謝別了素姑。即日起程。梅妃自有內監宮女擁衛香車寶馬。望西京進發。盈盈與僕從女使們亦即隨駕而行。梅妃車前。有內侍齎捧寶瓶。供著那枝仙人所贈的梅花。香聞遠近。人人歎異。梅妃於臨行時。手書疏啟。差中使星夜齎奉。上皇駕前呈進。正是

昔日東樓空獻賦 今朝重上一封書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前羅藝閱配軍解批。一見秦字。便動無限追思。根究秦瓊家世。使叔寶見姑娘。細問姑娘別後景况。幻出悲歡離合。演出一部奇書。今秦國楨羅采見姑娘才道一秦字。素姑便如許沉吟。驚疑情景。宛在目前。忽聞從梅花香中。逗出盈盈始末。又從公遠贈盈盈詩句。說到

魂遍游三界。搜訪仙魂。俱無蹤影。上皇悵然道。芳魂何往。耶。若梅妃之魂。可訪。則太真之魂。意亦可訪。今皆不可得矣。因揮淚不止。高力士見上皇悲思甚切。乃求得梅妃畫真一幅。進呈御覽。上皇看了。嗟嘆道。此畫像絕肖。惜不活耳。展看再三。御筆親題絕句一首於其上云。

惜昔嬌娃商紫宸 鉛華懶御得天真 怎奈秋波不顧人

自此上皇時常展圖觀玩。後又有人說。梅妃並不會死。前所獲死屍。不是梅妃之屍。上皇聞之。疑其散失民間。乃下詔軍民士庶。有知妃子江采蘋所在者。即行奏報候賞。或有遇見奉送來京者。予六品官。賜錢百萬。告諭方下。恰好肅宗見了羅采的表章。遣使來奏聞。那時上皇已發駕起行。途次得奏。龍顏大悅。傳旨羅采等俟駕回京。頒賞。江采蘋著回宮候見。過了一日。梅妃所遣的內使。亦途次迎著車駕。隨將梅妃的手疏進獻。其疏略云。

臣妾自樓頭獻賦。多有觸忌。荷蒙聖恩。不加誅戮。幸得屏處一庭。以息淒涼之况。甘之如飴。客歲之夏。逆賊犯闕。乘興西狩。事起倉卒。聖心眷妾。欲與偕行。有言問之。使俟後命。事勢既蹙。後命不及。當此之時。舉宮駭散。妾之一命。輕於鴻毛。殉節投環。氣已垂絕。忽有仙姬。從空而降。手為解救。絕而復甦。詢厥所由。來自玉屋。韋家女子。張果其夫。云奉夫言。指妾遠遁。袖出白驢。化為駿騎。乘以行空。頃刻千里。任其所止。則在蘭陽。白雲深處。蓬

梅妃日後得以重侍上皇。團圓完聚。結局一部奇書。而梅妃盈盈却止。從公遠諸仙來見。正上皇酷好神仙。故有此感應。處處有相合。處處有照應。一無遺漏。允稱妙筆。

第九十八回 遺錦襪老嫗獲錢 聽雨鈴樂工度曲 詞曰 人逝矣。寶髻花鈿都委地。錦襪獨留餘媚。見者猶驚喜。萬里歸程迢遞。正追思往事。被雨滴愁腸碎。碎。愁歌曲內。右調歸國遙。

凡人於男女生死離別之際。不當時的悲傷不可。但言論至事後追思。更難為情。倘那人竟如冰消霧散。一無流遺。徒使我望空懷想。摹影擬形。固極悲楚。若還那一日。日服御玩好之物。留得一件兩件。只些餘蹤剩跡。一發使人觸目傷心。此係旁人不關情的。猶且慕芳蹤而願觀。觀遺物而興嗟。何況恩愛寵幸之人。平時片刻不離。一旦變起意外。生巴巴的拆開。活刺刺的弄死。其悲痛何可勝言。到後來痛定思痛。凡身之所經。目之所親。耳之所聞。無一不足以坐其悲思。於是託之歌咏。寄之聲音。此真以歌當哭。一聲一淚。話說梅妃自小蓬瀛。修真觀中起行。回西京。臨行之時。先具手疏。遣內侍赴蜀。進呈上皇。原來上皇在蜀中。也常思念梅妃。因有人傳說。賊人曾於宮中獲一女屍。疑是梅妃之屍。上皇聞此信。只道梅妃已死。十分傷感。時有方士張山人在蜀。上皇召至宮中。命其探幽冥。索訪求梅妃魂魄所在。那張山人結壇默坐。一日一夜。回奏言。臣飛

瀛道院。中有女冠。實係節婦。素姑羅氏。公遠族屬。訝妾來蹤。疑以為仙。引處奧密。奉事惟謹。妾亦緘晦。不與明言。有與同處。達奚閨秀。秦姓所聘。狀元側室。二女同居。人莫能知。前此公遠。預言羅姑。謂有二女。暫來即去。各歸其主。當在異日。兩月以前。羅師忽來。所同來者。葉師法善。贈妾以梅。厥從攸好。閨苑天葩。常花不謝。便吟詩。句字裏藏機。羅秦二使。訪親而來。妾緣達奚。因秦及羅。藉以奏報。適符仙語。奇跡怪蹤。妾所身經。敢具手疏。上達天聽。殘喘餘生。不宜再瀆。邀恩格外。許歸故宮。且夕之間。與梅同落。隨逐花魂。渺焉空際。較之慘死。何啻天淵。是所深幸。夫復何求。若蒙異數。不忘舊眷。俾茲朽質。重睹天顏。有如落英。復綴枝頭。非敢所期。伏候明詔。臨疏涕泣。不知所云。

上皇前得肅宗奏報。已略知其事。今見梅妃手疏。更悉芳衷。深為歎異。遂溫旨批去云。

賢妻遇難自經。具見殉節之志。仙女臨期相救。正因矢志之誠。千里行空。異焉蓬瀛之托跡。一枝寓意。美哉花萼之留香。朕方觀畫題詩。索芳魂而不得。卿已逢仙贈句。卜嘉會於將來。種種奇跡。歷歷動聽。斯皆真誠感召。故有遇合因緣。今其過跡紫宸。勿復徒悲清夜。緬懷舊眷。矜俟新恩。

中使齎旨。馳報梅妃。此時梅妃已至西京。承肅宗之意。已入居上陽宮了。上皇行至鳳翔府。傳命護從軍士。將衣甲







足看有詩云。錦機傳觀只一時。凌波今日有誰知。不如西子留遺跡。人到靈巖便繫思。當下高力士聞遺機在錢媽媽處。將錢來買錢媽媽不敢不與。力士把這錦袴機與那紫羅香囊一並獻與上皇。覆旨上皇見了只二物。嗟悼不已。即命宮人藏好。閑時念及常取來觀看。歎惜。梅妃欲排遣聖懷。令高力士訪求舊日那梨園子弟來應承。一夕上皇乘月登勤政樓。凭欄眺望。煙雲滿目。追思昔日此樓中盛事。恍如隔世。不覺愴然。因抗聲而歌道。

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歌未竟。只聞得遠遠地亦有歌唱之聲。上皇靜聽良久。雖聽不出他唱些什麼。却覺得音聲清亮。回顧左右道。此歌者莫非也是梨園舊人麼。高力士奏道。此或是民間男婦偶然歌唱。未必便是梨園舊人。昨聞黃旛綽已病故。梨園舊人供御的亦漸稀少了。上皇聞奏。愈覺愴然。道。朕近日所作雨淋鈴曲。旛綽唱來最好。今不可得聞矣。時李壽張野狐二人侍側。力士因奏言。此二人的技藝亦不亞於旛綽。上皇遂命野狐將雨淋鈴曲奏來。李壽可吹笛和之。二人領旨。野狐頓喉嚨。唱將起來。李壽即將仙翁所贈短笛相和。音聲清徹。真個如怨如慕。如泣如訴。足使靜聽者悲遠聞興。看官你道那雨淋鈴曲為何而作。當時上皇自成都起駕回京。路途之間。思念楊妃。滿腔愁緒。至斜谷

口值連雨經旬。車駕過棧道。雨中聞車上鈴聲。隔山相應。其聲甚覺淒涼。因顧黃旛綽道。你聽只鈴聲何如。朕愁聽來。甚是不堪。旛綽便插耳聽道。只鈴兒大不敬。當治罪。上皇道。你又來作戲了。鈴聲如何是不敬。旛綽道。鈴聲臣獨解之。但不敢奏聞。上皇曉得他是戲言。便道。汝儘敢說來。朕不罪汝。旛綽道。臣細聽其聲。明明說道。三郎郎當。三郎郎當。豈非大不敬。上皇聞言。不覺失笑。於是採其聲。為雨淋鈴曲。以自寫其郎當之意。正是

雨聲鈴響本淒涼。愁耳聽來更斷腸。歎息馬嵬人已杳。三郎空自怨郎當。次日上皇與梅妃閒話。談及歸途中聞鈴聲而與感的事。因道。朕那時正心緒作惡。忽得小蓬瀛之信。頓開愁緒。梅妃道。妾聞上皇正下詔訪求妾身。乃知聖心不棄舊人之有恩無地。正說間。內侍傳到肅宗的表章。為著請命赦宥兩個降賊的朝官。正是

欲屈皋陶法。願施堯帝仁。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人皆跳不山一個情字。設當時貴妃不死。此時尚在。亦何味哉。惟事後有一種不忍情狀。連那梅妃亦捨不得恩哉。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第九十九回 赦反側君念臣恩 了前緣人同花謝 詞曰 天王明聖臣罪當誅 恩流法外全生更矜死 賴宮中推愛 豈意宮中人漸憊 看梅花飄零無

奈佳人與同謝 歎芳魂何在 右調憶少年

古人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又云。移孝可以作忠。夫事親則守身為大。髮膚不敢有傷。事君則致身為先。性命亦所不顧。二者極似不同。而其理要無或異。故不孝者。自然不忠。而盡忠者。即為盡孝。古者尙有其父不能為忠臣。其子幹父之蠱。以蓋前愆者。况忝為名臣之子。世受國恩。乃臨難不思殉節。竟甘心降賊。墮家聲於國憲。國之叛臣。即家之賊子。不忠便是。不孝。罪不容誅。雖天子思想其父。曲全其命。然遺臭無窮。雖生猶死了。不如那失恩的妃。不負君恩。患難之際。恐被污辱。矢志捐軀。却得仙人救援。死而復生。安享後福。吉祥命終。足使後人傳為佳話。却說上皇正與梅妃閒話。內侍奏言。皇帝有表章奏到。上皇看時。却為處分從賊官員事。肅宗初回西京。時朝議便欲將此輩正法。同平章事李峴奏道。前者賊陷西京。上皇倉卒出狩。朝廷未知車駕何在。各自逃生。不及逃者。遂至失身於賊。此與守土之臣。甘心降賊者不同。今一概以叛法處死。似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於賊中者尙多。若盡誅西京之陷賊者。是堅彼附賊之心也。肅宗准奏。詔諸從賊者。姑從寬典。後因法司屢請正叛臣之罪。以昭國法。上皇亦云。叛臣不可輕宥。肅宗乃命分六等議處。法司議得。遠奚殉等一十八人。應斬。家眷人口沒官。陳希烈等七人。應勒令自盡。其餘或流或貶或杖。分別擬罪具表。肅宗俱依所議。只於斬犯中著特赦二人。那二人即故相燕國公

張說之子。原任刑部尚書張均。太常卿駙馬都尉張垞。你道肅宗為何欲赦此二人。只因昔日。上皇為太子時。太平公主心懷妬嫉。朝夕伺察。東宮過失纖微之事。據上聞於睿宗。即宮中左右近習之人。亦都依附太平公主。陰為之耳目。其時肅宗尙未生。其母楊妃。本是東宮良媛。偶被幸御。身遂懷孕。私心竊意。告知上皇。那時上皇正在危疑之際。想道。只件事。若使太平公主聞之。又要把來當做一樁話柄。說我內多嬖寵。在父皇面上讒譖。不如以藥下其胎。罷。只可惜其胎不知是男是女。左思右想。無可與商者。時張說為侍講官。得出入東宮。乃以此意密與商議。張說道。龍種豈可輕動。上皇道。我年方少。不患子嗣不廣。何苦因宮人一胎。滋忌者之謗言。吾意已決。即欲覓墮胎藥。却不可使聞於左右。先生幸為我圖之。張說只得應諾。回家自思。良媛懷胎。若還生子。非帝即王。今日輕易墮胎。豈不可惜。且日後定然追悔。但若不如此。讒謗固所不免。太子已決意欲墮。難與強爭。他託我覓藥。我今聽之。天數取藥。二劑。一安胎。一墮胎。送與太子。這說都是墮胎藥。任他取用。那一付。若到喫了。那安胎藥。都是天數不該絕。我使用好言勸止了。至次日。密袖二藥。入宮獻上道。此皆下胎妙藥。任憑取用。一付。上皇大喜。是夜盡屏左右。置藥爐於寢室。隨手取一劑來。親自煎煮好了。手持與楊氏。諭以苦情。溫言勸飲。楊氏好生不忍。却不敢違太子命。只得涕泣而飲之。上皇看了。飲了。只道其胎即墮。不意腹中全無發動。意



沉沉穩穩的直睡至天明。原來到喫了那劑安胎藥了。上皇心甚疑怪。那日因侍容宗內宴。未與張說相見。至夜回東宮。仍屏去左右。密置爐火。再親自煎起那一劑藥來。要與楊氏喫。正煎個九分。忽然神思困倦。坐在椅上打盹。恍惚之間。見屋宇邊紅光閃閃。紅光中現出一尊神道。怎生模樣。

赤面美髯。顰眉鳳眼。身長約一丈。披一領錦繡綠羅袍。腰大可十圍。束一條玲瓏白玉帶。神威凜凜。法貌堂堂。疑是大漢壽亭侯。宛如三界伏魔帝。

那神道繞着火爐走了一轉。忽然不見。上皇驚醒。急起身看時。只見藥鍋已傾翻。爐中炭火已盡。大為駭異。次日張說入見。告以夜來之事。且命為更覓藥。張說再拜稱賀。因進言道。此乃神護龍種也。臣原說龍種不宜輕墮。只恐重違殿下之意。故欲決之於天命。前所進二藥。其一實係安胎之藥。即前宵所服者是也。臣意二者之中。任取其一。其間自有天命。今既欲墮而反安。再欲墮則神靈護之。天意可知矣。殿下雖憂讒畏譏。其如天意何。腹中所懷。必非尋常倫匹。還須調護。為是上皇從其言。遂息了墮胎之念。且密諭楊氏。善自保重。楊氏心中常想喫些酸物。上皇不欲索之於外。私與張說言之。張說常於進講時。密袖青梅木瓜以獻。且喜胎氣平穩。未幾容宗禪位。至明年太平公主以謀逆賜死。宮闈平靜。恰好肅宗誕生。幼時便英異不凡。及長出見諸大臣。張說謂其貌類太宗。因此上皇屬意。

初封忠王。及太子瑛被廢。遂立為太子。正是調元護本自胎中。欲墮還留最有功。又道儀容渾類祖。暗教王子代東宮。張說因此於開元年間。極被寵遇。肅宗即位時。楊妃已薨。追尊為元獻皇后。他平日曾把懷胎時的事說與肅宗知道。肅宗極感張說之恩。張家二子張均張垠。肅宗自幼和他嬉游飲食。似同胞兄弟一般。張說亡後。二子俱為顯官。張垠又贅公主為駙馬。恩榮無比。不意以從逆得罪當斬。肅宗不忘舊恩。欲赦其罪。却因上皇曾有叛臣不可輕宥之諭。今若特赦此二人。不敢不表奏上皇。只道上皇亦必念舊。免其一死。不道上皇覽表。即批旨道。張均張垠世受國恩。乃喪心從賊。此朝廷之叛臣。即張說之逆子。罪不容誅。余老矣。不欲更聞朝政。但誅叛懲逆。國法所重。既來請命。難以徇情。宜照法司所擬行。你道上皇因何不肯赦此二人。當日車駕西狩。行至咸陽地方。上皇顧問高力士道。朕今此行。朝臣尚多未知從行者。甚少。汝試猜這朝臣中。誰先來。誰不來。力士道。苟非懷二心者。必無不來之理。竊意侍郎房瑄。外人俱以為可作宰相。却未蒙朝廷大用。他又常為安祿山所薦。今恐或不來。尚書張均。駙馬張垠。受恩最深。且係國戚。是必先來。上皇搖首微笑道。事未可知也。及駕至普安。房瑄奔赴行在。見駕。上皇首問張均張垠可見否。房瑄道。臣欲約與俱來。彼遲疑不決。微窺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者。上皇顧問。

高力士道。朕固知此二奴貪而無義也。力士道。偏是受恩者竟懷二心。此誠人所不及料。自此上皇常痛罵此二人。今日怎肯赦他。肅宗得旨。心甚不安。即親至興慶宮。朝見上皇。面奏道。臣非敢狗情壞法。但臣向非張說。安有今日。故不忍不曲宥其子。伏乞父皇法外推恩。上皇猶未許。梅妃在旁進言道。若張家二子俱伏法。燕國公幾將不祀。甚為可傷。况張垠係駙馬。或可邀議親之典。肅宗再三懇請。上皇道。吾看汝面。姑寬赦張垠便了。張均這奴。我聞其引賊搜宮。破壞吾家。決不可活。肅宗不敢再奏。謝恩而退。上皇即日乃下誥云。

張均張垠。本應俱斬。今從皇帝止將張均正法。張垠姑免死。長流嶺南。達奚殉於逆賊。安祿山奏請獻馬之時。曾有密表諫阻。今止斬其家。免入官。餘俱依所擬。誥下。法司遵誥施行。張均遂與達奚殉等眾犯。同日俱斬於市。正是

昔日死姚崇 會算生張說  
今日死張說 難願生張均

當初張說建造住宅的宅第。其時有個善觀風水的僧人。名喚法滋。來看了。只所第宅的規模。說道此宅甚佳。富貴連綿不絕。但切勿於西北隅上取土。張說當時却不把只句話放在意裏。竟不會分付家人。數日後。法滋復來。驚訝道。宅中氣候。何忽蕭條。必有取土於西北隅者。急往看時。果因衆工人在彼取土。掘成三四個大坑。俱深數尺。張說

急命衆工人以土填之。法滋道。客土無氣。因嘆歎不已。私對人說道。張公富貴止及身而已。二十年後。其郎君輩恐有不得令終者。至是其言果驗。後人有詩云。

非因取土便成災 數合凶災故取土  
卜宅何須泥風水 宅心正直吾為主

閒話少說。只說上皇自居興慶宮。朝政都不管。惟有大征討。大刑罰。大封拜。肅宗具表奏聞。那時肅宗已立張良娣為皇后。只張后甚不賢良。向從肅宗於軍中。私與肅宗博戲。打子聲聞於外。乃潛刻木耳為子。使博無聲。其性狡而慧。最得上意。及立為后。頗能挾制天子。與權閣李輔國比附。輔國又引其同類魚朝恩。時安史二賊。尚未殄滅。命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各引本部兵往剿。乃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統攝諸軍。於是人心不服。臨戰之時。又遇大風晝晦。諸軍皆潰。郭子儀以朔方軍斷河南橋。守東京。肅宗聽魚朝恩之言。召子儀回朝。以李光弼代之。子儀臨發。百姓涕泣遮道請留。子儀輕騎竟行。上皇聞之。使人傳語肅宗道。李郭二將。俱有大功。而郭尤稱最。唐家再造。皆其力也。今日之賊。乃不得專制之故。實非其罪。肅宗領命。因此後來滅賊功成。行賞之典。李光弼加太尉。中書令。郭子儀封汾陽王。子儀善處功名富貴。不使人疑。已雖握重兵在外。一紙詔書徵之。即日就道。故讒謗不得行。其子郭曖。尚代宗皇帝之女昇平公主。嘗夫婦口角。郭曖道。你特父親為天子麼。我父薄天子而不為。公主將言奏聞天子。



子儀即囚其子待罪。天子知之。置不問。又恐子儀心懷不安。乃諭之不癡不聾。做不得阿家翁。兒女子閨閣中語。不必掛懷。其歷朝恩遇如此。子儀晚年退休私第。聲色自娛。舊屬將佐。悉聽出入臥內。以見坦平無私。七子八婿。俱為顯官。家中珍貨山積。享年八十有五。直至德宗建中二年。方薨逝。朝廷賜祭賜葬賜諡。真個福壽雙全。生榮死哀。唐史上說得好。道是

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嫉。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自古功臣之富貴壽考。無出於其右者。

這些都是後話。不必再述。且說上皇常於宮中想起郭子儀的大功。因道子儀當初若不遇李白。性命且不可保。安能建功立業。李白甚有識英雄的眼力。莫道他是書生。止能作文字也。此時李白正坐永王璘事流於夜郎。上皇特旨赦歸。方欲使朝廷用之。旋聞其已物故。不覺嘆息。梅妃常聞上皇稱贊李白之才。因想起前事。私語高力士道。我昔年曾欲以千金買賦。效長門故事。汝以世間難得才子為辭。若李白者。寧遠遜於相如乎。力士道。彼時李白尚未入京。老奴無從訪求。且彼時貴妃之寵方深。亦非語言文字所能奪。若不然。娘娘樓東一賦。豈不大妙。然竟不能移其寵。梅妃點頭道。汝言亦良。是正說間。內侍來稟說。江南進梅花到。原來梅妃服侍上皇之後。四方依舊進貢梅花。但梅妃既得了那枝仙梅。把人間凡卉。都看得平常了。只

仙梅果然四季常開。愈久愈香。花色亦愈鮮潔。梅妃隨處攜帶把玩。忽一日早起。覺得那花的香氣頓減。花色也憔悴了。把手去移動時。只見花瓣兒多覺飄飄零零的落將下來。梅妃驚駭道。仙師云。我命當與此花同謝。今花已謝矣。我命可知。自此心中恍惚不寧。遂染成一病。臥牀不起。太醫院官切脈進藥。梅妃不肯服藥。道。命數當終。豈藥石所能挽回。上皇親來看視。坐於牀頭。徧體撫摩。執手勸慰。道。妃子偶病。遂爾瘦損。還須服藥。為是梅妃涕泣道。臣妾自退處上陽。自分永棄。繼遭危難。命已垂絕。豈意復侍至尊。得此真萬幸。今福緣已盡。仙師所云。與花同謝。此其期矣。妾死之後。那枝仙梅。留在人間。難以種植。若然殉葬。又恐毀壞。宜取佛爐火焚之。上皇道。妃子何遽言及此。梅妃道。人誰無死。妾今日之死。可稱令終。較勝於他人矣。况妾死後。性靈不泯。當入佳境。諒無所苦。但聖恩如天。圖報無地。為可嘆恨耳。上皇道。以妃子之敏慧清潔。自是神仙中人。但可由自身後的佳境。梅妃道。妾前宵夢寐之間。復見那韋氏仙姑於雲端中。手執一隻白鸚鵡。指謂妾道。此鳥亦因宿緣善果。得從皇宮至佛國。今從佛國來。仙境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汝兩世托生皇宮。須記本來面目。今不可久戀人世。蕊珠宮是你故居。何不早去。據此看來。或不致墮落惡道。上皇垂淚道。妃子若竟捨朕而仙去。使朕暮年何以為情。梅妃就枕上頓首道。願上皇聖壽無疆。切勿以妾故。有傷聖懷。言訖忽然起身。坐舉手向空道。仙姬來了。

我去也。遂瞑目而逝。正是

昔日縱教梅不死

於今幸與花同謝

勝他驛館喪殘軀

還與芳魂到蕊珠

上皇不意梅妃一病遽死。放聲大哭。高力士極力勸慰。上皇道。此妃與朕。幾如再世姻緣。今復先我而逝。能無痛心。遂命以貴妃之禮殮葬。又命其墓所。多種梅樹。特賜祭筵。自為文以誄之。其略云。

妃之容兮。如花斯新。妃之德兮。如玉斯溫。余不忘妃。而寄意於物兮。如珠斯珍。妃不負余。而幾喪其身兮。如石斯貞。妃今捨余而去兮。身似梅而飄零。余今舍妃而寂處兮。心如結以索縈。

上皇記念梅妃的遺言。即命將只一枝仙梅。以佛爐中火。焚化於其靈前。說也奇怪。那梅枝一入火中。香氣撲鼻。火心萬點。騰空而起。好似放烟火的一般。那些火星都作梅花之狀。飛入雲霄而沒。正是

仙種不留人世 仙花仍入瑤台

昔人有以枯梅枝焚入爐中。戲作下火文。其文甚佳。附錄於此。

寒勒銅瓶凍未開。南枝春斷不歸來。者番莫入梨花夢。却把芳心作死灰。恭惟爐中處士梅公之靈。生自羅浮。派分庚嶺。形如稿木。稜稜山澤之癯。膚似凝脂。凜凜雪霜之操。春魁占百花頭上。歲寒居三友圖中。玉堂茅屋。總無心調鼎和羹。期結果。不料道人見挽。遂離有色之

根。夫何水氏相凌。遽返華胥之國。瘦骨擁爐。呼不醒。芳魂剪紙。竟難招。紙帳夜長。猶作尋香之夢。窺窗月淡。尚疑弄影之時。雖宋廣平鐵石心腸。忘情未得。使華光老。丹青手段。摸索難真。却愁零落一枝春。好與茶毗三昧。火惜花君子。你道只一點香魂。今在何處。嗚。惘然不逐。東風去。只在孤山水月中。

且說當日肅宗聞知梅妃薨逝。上皇悲悼。遂親來問慰。即於梅妃靈前設祭。各宮嬪妃輩。也都弔祭如禮。只有皇后張氏。託病不至。上皇心甚不悅。因對高力士說道。皇后殊覺驕慢。力士密啓道。內監李輔國阿附皇后。凡皇后之驕慢。皆輔國導之使然。上皇愕然曰。朕久聞此奴橫甚。俟吾兒來。當與言之。力士道。皇后侍上。輔國久握兵權。其勢不得不為優容。所以皇帝亦多不與深較。太上即有所言。恐亦無益。不如且置勿論。上皇沉吟不語。正是

頑妻與惡奴

無藥可救治

縱有苦口言 恐反為不利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亂臣賊子。國法不容。肅宗何獨狗情。曲宥耶。上皇將張均正法。而張均免死。亦無此律例。梅妃病死。亦甚平常。何必放聲大哭。此皆有所偏性。著意色相。所以有敗亡國家之禍。

第一百回 遷西內離間父子情 遣鴻都結證隋唐



詞曰 最恨小人女子。每接踵比肩而起。攪亂天家父子。意遠庭闈。移宮寢。尊養廢。晚景添憔悴。追思舊寵常揮淚。魂魄還堪尋覓。未遇仙翁說前因。明往事。右調夜遊宮

百行莫先於孝。而天子之孝。又與常人之孝不同。孟子云。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尊之至。養之至。方為孝子之至。頑如瞽瞍。而舜能盡事親之道。孔子稱之為大孝。迨乎後世。偏是帝王之家。其餘父子之間。偏是易起嫌疑。易生罅隙。此不必皆因親之不慈。子之不孝。大抵多因勢阻於妻子。情間於小人。即如唐肅宗之奉事上皇。原未嘗不孝。上皇之待肅宗。亦未嘗不慈。却因媳婦驕悍。宦豎肆橫。遂致為父的老景失歡。為子的孝道有缺。乃或者云。上皇當年聽信讒言。一日殺三子。且納壽王之妃楊氏為貴妃。有傷倫理。後來受那逆婦逆奴的氣。正是天之報施。往往如此。上皇與楊妃。原因宿世有緣。所以今生會合。其他諸人。或承寵幸。或被誅戮。當亦各有宿因。事非偶然。此係仙翁所言。見之逸史。今編述於演義之末。完結隋煬帝唐明皇兩朝天子的事。好教看官們明白。只些前因後果。話說上皇自梅妃死後。愈覺寂寥。又因肅宗的皇后張氏。驕蹇不恭。失事上之禮。上皇且聞宦官李輔國內外比附弄權。心上甚是不悅。要與肅宗說知。教他嚴加訓飭。高力士再三諫阻。上皇只是忍耐不住。一日肅宗來問安。上皇賜宴。飲宴之際。說了些朝務。上皇道。從來

治國平天下。必先齊其家。今聞閣奴李輔國附比宮中。估勢作威。汝知之否。肅宗聞言。悚然起應。道。容即查治。上皇道。此時若不即為防禁。恐將後不可復制。肅宗唯唯而退。原來那皇后恃寵驕悍。肅宗因愛而生畏。不敢少加以聲色。李輔國掌握兵權。阿附張后。恃勢弄權。肅宗雖亦心忌之。却急切奈何他不得。故雖承上皇嚴諭。且只隱忍不發。正是

堪笑君王也怕婆 奴乘婆勢莫如何 小人女子真難養 一任嚴親相詆訶

肅宗便隱不發。那知上皇只幾句言語。內侍們忽私相傳說。早傳入李輔國耳中。輔國密地啟知皇后。各懷怨怒。相與計議。道。上皇深居宮禁。久已不預朝政。今何忽有煩言。此必高力士妄生議論。聞於上皇故也。力士為上皇耳目。當圖去之。更須使宦家莫要常與上皇相見。須遷上皇於西內為妙。自此肅宗欲往朝上皇。都被張后尋些事情。阻隔住了。上皇所居南內與慶宮。與民間閭閻相近。其西北隅有一高樓。名長慶樓。登樓而望。可見街市。上皇時常臨幸此樓。街市過往的人。遙望叩拜。上皇有時以御膳餘剩之物。命高力士宣賜街市中父老。人都歡忻共呼萬歲。李輔國便乘機借端密奏肅宗道。上皇居與慶宮。而高力士日與外人交通。恐其不利於陛下。且與慶宮與民居逼近。非至尊所宜居。西內深嚴。當奉迎太上居之。庶可杜絕小人。無有他虞。肅宗道。上皇愛與慶宮。自蜀中歸。即退居於

此。今無故遷徙。殊拂逆聖意。斷乎不可。輔國見肅宗不從其言。乃密啟張后。便亦以此言上奏。肅宗恐驚動上皇。也不肯聽。張后忿然道。此妾為陛下計耳。今日不聽良言。莫叫後日追悔。說罷拂衣而起。肅宗默默含怒。適又偶觸風寒。身上不豫。暫罷設朝。只於宮中靜養。輔國遂乘此機會。與張后定計。矯旨遣心腹內侍。及羽林軍士。整備車馬。詣與慶宮奉迎上皇。遷居西內。請即日發駕。上皇錯愕不知所謂。內侍奏稱。皇爺以與慶宮逼近民居。有褻至尊。故特奉請駕幸西內。皇爺現在西內。候太上駕到。上皇心下驚疑。若待不行。又恐有他變。高力士奏道。既皇帝有旨來迎。太上且可一往。俟至彼處。與皇帝面言。或遷或否。再作計議。老奴惟護駕前去。上皇無奈。只得忽忽上輦。高力士令軍前導。內侍擁護。鑾輿緩緩行動。將至西內。只見李輔國戎服佩劍。率領軍士數百人。各執戈矛。排列道旁。上皇在輦上望見。大驚失色。高力士見這光景。勃然怒起。厲聲大喝道。太上皇爺駕幸西內。李輔國戎服引眾而來。意欲何為。輔國驀被這一喝。不覺喪氣。忙俯伏奏道。奴輩奉旨來迎。護駕車駕。力士喝道。既來護駕。可便脫劍扶輦。輔國只得解下腰間佩劍。與力士一同護輦而行。力士傳呼軍士們且退。不必隨駕。既入西內。至甘露殿。上皇下輦。升殿坐定。問皇帝何在。輔國奏道。皇爺適間正欲至此迎駕。因觸風寒。忽然疾作。不能前來。命奴輩轉奏。俟即日稍痊。便來朝見。上皇道。皇帝既有恙。不必便來。待痊癒了來罷。輔國領

旨叩辭而去。上皇嘆息。謂高力士道。今日非高將軍有膽。朕幾不免。力士叩頭道。因太上過於驚疑耳。五十年太平天子。誰敢不敬。上皇搖首道。此一時彼一時。力士道。今日遷宮之舉。還恐是輔國作祟。皇后主意。非皇帝聖意。上皇道。與慶宮是朕所建。於此娛老。頗亦自適。不意忽又徙居此地。焚燒老身。幾無寧處。真可為長嘆。上皇說罷。悽然欲淚。後人有詩嘆云。

二子冤誅最慘悽 那堪又納壽王妻 今當逆婦欺翁日 懊悔從前志太迷

李輔國既乘肅宗病中。矯旨遷上皇於西內。恐肅宗見責。乃托張后先為奏知。肅宗駭然道。毋驚上皇乎。張后奏道。太上自安居甘露殿。並無他言。肅宗方沉吟疑慮間。李輔國却率文武將校等。素服詣御前俯伏請罪。肅宗暗想事已如此。追究亦無益。且礙着皇后。不便發揮。又見輔國挾眾而來。請罪只得倒用好言安慰道。汝等此舉。原是防微杜漸。為社稷計。今太上既相安。汝等可勿疑懼。輔國與將校都叩頭呼萬歲。後人有詩嘆云。

父遭奴劫不加誅 好把甘言相向嚙 為見當年殺子慣 也疑今日有他虞

那時肅宗病體未痊。尚未往朝西內。及病小愈。即欲往朝。又被張后阻住了。一日忽召山人李唐。入西殿見駕。肅宗撫弄着一個小公主。因謂李唐道。朕愛念此女。卿勿見怪。李唐道。臣想太上皇之愛陛下。當亦如陛下之愛公主也。



肅宗悚然而起。立即移駕往西內。朝見上皇起居畢。上皇賜宴。沒甚言語。惟有咨嗟歎息。肅宗心中好生不安。遂巡告退。回至宮中。張后接見。又冷言冷語了幾句。肅宗受了些悶氣。舊病復發。上皇聞肅宗不豫。遣高力士赴寢宮問安。肅宗聞上皇有使臣到。即命宣來。那知張后與李輔國正怨恨高力士。要處置他。便密令守宮門的阻住。不放入宮。遣小內侍假傳口諭。教他回去罷。待伊一轉身回步後。方傳旨宣召。力士連忙再到宮門時。李輔國早劾奏說。高力士奉差問疾。不候旨見駕。輒便轉回。大不敬。宜加罪斥。張后立逼著肅宗降旨。流高力士於巫州。不得復入西內。一面別遣中官。奏聞上皇。一面著該司即日押送高力士赴巫州安置。可憐高力士夙膺寵眷。出入宮禁。官高爵顯。榮貴了一生。不想今日為張后李輔國所逐。他到巫州。屏居寂寞。還恐有不測之禍。慄慄危懼。後至上皇晏駕之時。他聞了凶信。追念君恩。日夜痛哭。嘔血而死。後人有詩云。

唐李閹奴多跋扈 此奴戀主勝他人

雖然不及張承業 忠謹還推邁等倫

此是後話。且說上皇被李輔國逼遷於西內。已極不樂。又忽聞高力士被罪遠竄。不得回來侍奉。一發慘然。在此左右使令者。都非前人。只有舊女伶謝阿蠻。及伯樂工張野狐。賀懷智李馨等三四人。還時常承應。一日謝阿蠻進一紅粟玉臂支說道。此是昔日楊貴妃娘娘所賜。上皇看了。凄然道。昔日我祖太宗破高麗。獲其二寶。一紫金帶。一紅

玉支。朕以紫金帶賜岐王。以紅玉支賜妃子。即是物也。後來高麗上言。本國失此二寶。風雨不時。民物枯瘁。乞仍賜還。以為鎮國之寶器。朕乃還其紫金帶。惟此未還。自遭喪亂。只道人與物已亡。不意却在汝處。朕今再覩。益與悲念耳。言罷不覺涕泣。又一日賀懷智進言道。臣記昔年時當炎夏。上皇爺與岐王於水殿圍棋。令臣獨自彈琵琶於座側。其琵琶以石為槽。鵝鷓筋為弦。以鐵撥彈之。貴妃娘娘手抱著康國所進的雪獨貓兒。立於上皇爺之後。耳聽琵琶。目視奕棋。上皇爺數棋子將輸。貴妃乃放手中雪獨貓。跳於棋局。把棋子都踏亂了。上皇爺大悅。時臣一曲未完。忽有涼風來吹起。貴妃領帶。纏在臣巾幘上。良久方落。是晚歸家。覺得滿身香氣。乃卸巾幘貯錦囊中。至今香氣不散。甚為奇異。今敢將所貯巾幘。獻上御前。上皇道。此名瑞龍腦香。外國所貢。朕曾以少許貯幘。煖池內玉蓮朵中。至再幸時。香氣猶馥馥如新。况巾幘乃絲縷潤膩之物乎。因嗟嘆道。餘香猶在。人已無存矣。遂悽愴不已。自此中懷耿耿。口中常自吟云。

刻木牽絲作老翁 鷄皮鶴髮與真同

須臾舞罷寂無事 還似人生一世中

通幽乃於宮中結壇。焚符發檄。步罡誦咒。竭其術以致之。竟無影響。上皇不懌。咨嗟道。前者張山人訪求梅妃之魂。而不得。因其時梅妃實未死。故也。今二妃已薨。而芳魂不可復致。豈真緣盡耶。通幽奏道。二妃必非凡品。當是仙子降生。仙靈杳遠。既難招求。定須往訪。臣請游神馭氣。窮幽極渺。務要尋取仙蹤回報。於是俯伏壇中。運出元神。乘雲起風。游行霄漢。只見雲端裏有一隻白鸚鵡。展翅飛翔。口作人言道。尋人的只裏來。通幽想道。此鳥能知人意。必是仙禽。遂率其所飛之處而行。早望見縹緲之中。現出一所宮殿。那鸚鵡飛入宮殿中去了。看那宮殿時。但見

河神廟後。我遂為河伯夫人。此事世人所未知。指著那素衣仙女道。此位乃內苑凌波池中的龍女。昔日。上皇曾於夢中見之。為鼓胡琴。作凌波曲。醒來猶能記憶。因立龍女廟於凌波池上。即此是也。龍女於河伯有親。我常得與相會。後來龍女被選入蕊珠宮。我因是亦得常常至此。那梅妃江采蘋宿世原是蕊珠宮仙女。兩番謫落人間。今始仍歸本處。他塵緣已盡。今雖在此。汝未可得見。那楊阿環宿孽未償。幸生人世。以了塵緣。却又驕奢淫佚。多作惡孽。今孽報正未已。安得在此。汝欲訪他。可往別處去。通幽道。梅妃既不可見。必須訪得楊妃蹤跡。纔好復上皇之命。望仙女指示。則個素衣仙女道。你只願向東行去。少不得有人指示。你說罷。並著繡衣仙女。轉步入宮去了。通幽果然趁著雲氣。望東而行。來到一座高山上。說不盡那山上的景致。遙見蒼松翠柏之下。坐著三位仙翁。二仙對奕。一仙傍觀。通幽上前鞠躬參謁。二仙輟奕而笑。通幽叩問二位姓氏。那座上首的仙翁道。我即張果。此二人即葉法善羅公遠也。我等與上皇原有宿因。故嘗周旋於其左右。奈何俗緣沉著。心志盡惑。都忘却本來面目。故且舍之而去。他今已老矣。雙龍已都喪亡也。皆覺悟了。却又要你來訪。求魂魄。何其不灑脫至此。通幽道。梅妃在蕊珠宮中。弟子適已聞之矣。只不知楊妃魂魄在何處。伏乞仙師指引。一見以便覆上皇之命。張果道。你可知上皇與貴妃的前因。後果。麼。通幽道。弟子愚昧。多所未知。願聞其詳。張果道。上皇宿



世乃元始孔昇真人與我輩原是同道。只因於太極宮中聽講不合。與蕊珠宮女相視而笑。犯不戒律。謫墮塵凡。罰作爲女身。帝王嬪妃。卽隋宮中朱貴兒是也。貴兒在世。便是大唐開元天子了。通幽道。朱貴兒何故便轉生爲天子。張果道。貴兒忠於其主。罵賊殉節而死。天庭最重忠義。應得福報。况謫仙本是卽復還原位的。只因他與隋煬帝本有宿緣。又曾私相誓願。來生再得配合。故使轉生爲天子。只些一段誓願。通幽道。請問朱貴兒與隋煬帝有何宿緣。張果道。煬帝前生。乃終南山一個怪鼠。因竊食了九華宮皇甫真君的丹藥。被真君縛於石室中。一千三百。他在石室潛心靜修。立志欲作人身。享人間富貴。那孔昇真人。偶過九華宮。知怪鼠被縛多年。憐他潛修已久。力勸皇甫真君。暫放他往生人世。享些富貴。酬其夙志。亦可鼓勵來生。悔過修行之念。有此一勸。結下宿緣。此時適當隋運將終。獨孤后妬悍。上帝不悅。皇甫真人。因奏請將怪鼠託生爲煬帝。以應劫運。恰好孔昇真人。亦得罪降謫爲朱貴兒。遂以宿緣而得相聚。不謂又與煬帝結下再世姻緣。因又轉生爲唐天子。未能卽復仙班。通幽道。貴兒便轉生爲唐天子時。那煬帝却轉生爲何人。張果笑道。你道煬帝的後身是誰。卽楊妃是也。煬帝既爲帝王。怪性復發。驕淫暴虐。况有殺逆之罪。上帝震怒。止判與十三年皇位。念其一千三百。年靜修之志。不許善終。敕以白練繫頸而死。罰爲女身。仍姓楊氏。與朱貴兒後身完結孽緣。仍以白練繫死。然

後還去陰司。候結那殺逆淫暴的罪案。當他爲妃時。又特寵造孽。罪上加罪。如今他的魂魄。正好不得自任。你那里去尋他。通幽道。原來有只些因果。非仙師指示。弟子何由而知。但弟子奉上皇之命而來。如今怎好把只些話去回。復張果沉吟未答。葉法善道。上皇也不久於人世了。他身故後。自然明白前因。你今不妨姑飭辭以應之。通幽道。飭辭無據。恐不相信。羅公遠笑道。你要有憑據。還去問適間所見的二仙女。不必在此閒談。阻了我們的棋興。正說間。遙見一簇彩雲。從空飛來。葉法善指着道。你看二仙一早來也。言未已。雲頭落處。二仙女向前與三仙講理罷。回顧通幽笑道。你只魂道士。還在此聽說因果麼。張果道。我已將楊妃的兩世因果。與他說來。但他必欲親見楊妃。以便復上皇之命。煩二仙女引他到彼處一見罷。二仙女領命。復引通幽駕雲。望北而行。須臾來至一處。但見愁雲暮暮。日色無光。慘霧沉沉。風聲甚厲。山幽谷暗。渾如欲夜之天。樹朽木枯。疑是不毛之地。恍來到陰司冥界。頓教人魄駭魂驚。那邊有一所宅院。門上橫匾。大書北陰別宅。兩扇鐵門緊閉。有兩個鬼卒把守。二仙女勸令鬼卒開門。引通幽入去。只見裏面景象蕭瑟。寒氣逼人。走進了兩重門。遙見裏面一婦人。粗服蓬頭。愁容可掬。憑几而坐。仙女指向通幽道。此卽楊妃也。你可上前一見。我等却不該與他相會。通幽遂趨步進謁。楊妃起身相接。通幽致上皇之命。楊妃悲泣

不止。通幽問娘娘芳魂。何至幽滯此間。楊妃涕泣道。我有宿愆。又多近孽。當受惡報。只等這些冤證到齊。結對公案。便要定罪。如今本合囚繫地獄候審。幸我生前曾手書般若心經念誦。又承雪衣女白鸚鵡。感我舊恩。常常誦經念佛。爲我懺悔。因得暫時軟禁於此。多蒙上皇垂念。你今去回奏。切勿說我在此處。恐增其悲思。只說我存好處便了。通幽道。回奏須有實據。方免見疑。楊妃道。我殉葬之物。有金釵二股。鈿盒一具。是我平日所愛。前托雪衣女。脚取在此。今分釵之一。盒之半。以爲信物可也。言罷。卽取出釵盒。付與通幽收了。通幽沉吟道。此二物亦人間所有。未足爲據。必得一事。爲他人所未知者。方可取信。楊妃低頭一想。道。有了。我記天寶十載。從上皇避暑驪山宮。於七月乞巧之夕。並坐長生殿。庭中納涼。時已夜半。宮婢俱已寢息。我與上皇密相誓心。愿世世爲夫婦。此事更無一人知道。你只以此回奏。自然相信。通幽再欲問時。只見二鬼卒跑來。催促道。快去快去。通幽不敢停留。疾趨出門。二仙女已不見了。一陣狂風。把通幽吹到一個所在。定睛一看。却原來只是適間那山上。見三仙依然在那裏奕棋。方纔收局哩。張果呼通幽近前說道。你既見楊妃。討了憑據。可回去罷。通幽道。還求仙師一發說明了。梅妃江采蘋的前因。好一并回奏。張果道。梅妃卽蕊珠宮仙女也。因與孔昇真人一笑。動了凡念。謫降人間。兩世都入皇宮。在隋時爲侯夫人。負才色而不遇主。以致自經。再轉生爲梅妃。方與孔昇

真人。了一笑之緣。却又遭奪寵妬。此皆上天示罰之意。後因臨難失節。忠義可嘉。故得仙靈救援。重返舊宮。復從舊主。正命考終。仍作仙女去了。通幽又問道。朱貴兒與隋煬帝。有私誓。遂得再合。今梅妃與上皇。也有私誓。來生亦得再合否。張果道。貴兒以忠義感。故能如願。楊妃無貞節。而有過惡。其私誓不過癡情慾念。那裏作得准。卽如武后章后。太平安樂。韓秦魏國等。都狂淫無度。當其與狎邪輩。縱慾之時。豈無山盟海誓。總只算胡言亂語罷了。通幽道。如今武后章后等諸人。以及反賊安樂山等的魂魄。都歸何處。張果道。武后乃李密後身。故殺戮唐天子孫。以報宿愆。還是劫數當然。獨可恨他荒淫殘虐。作孽太甚。今已與章后。太平安樂等。并當時那些佞臣酷吏。都墮入於阿鼻地獄。永不超身。至如反賊安史輩。與那助逆的叛臣。致亂的奸相。以及本朝前代。只些讒妬的。不仁的。后妃宦豎。都是。一班凶妖惡怪。應劫運而出。生前造了大孽。死後盡入地獄。萬劫只在畜生道中輪迴。此等事。未可悉數。你今回奏。只說楊妃所言。竟說他也是仙女。不必說他受苦。更須勸上皇洗心懺悔。勿昧前因。若能覺悟。至臨終時。我等還去接引他。便了。言訖。把袖一揮。通幽却在方臺上。驚醒寧神。定想了一回。摸衣袖內。果有釵鈿二物。遂趨赴上皇御前。啟奏將張果所說的前因。都隱不提。只梅妃楊妃。俱是那蕊珠宮仙女。梅妃未得一見。楊妃却會見來。據云上皇係仙真降世。與我有緣。故得聚會。今雖相別。後會有期。不須



悲念奉勸上皇及早明心養性千秋萬歲後當仍復仙真之位因將釵盒獻上為信上皇看了雖極嗟嘆却還半信半疑通幽再把七夕誓言奏上說道臣亦恐釵盒未足取信更須一言貴妃因言及此但此係私語並無人知以此上奏必不疑為新垣平之詐也上皇聞言嗚咽流涕乃厚賞通幽而遣之後來白樂天只據了通幽的假語作長恨歌竟道楊妃是仙女居仙境遂相傳為美談那知其實不然正是

訛以傳訛訛作詩 不知野史談果報

阿環若竟得成仙 禍善福淫豈天道

上皇自此屏去紛華辟穀服氣日夜念誦經典至肅宗寶應元年孟夏月明之後偶弄一紫玉笛略吹數聲忽見雙鶴飛來庭中徘徊翔舞而去時有侍婢宮媛在側上皇因對他說道我昨夜夢見張果葉法善羅公遠三位仙師來說我宿世是元始孔昇真人謫在人間已經兩世今命數已終特來接到修真觀去修行懺悔一甲子然後復還原位今雙鶴來降此其時矣遂命具香湯沐浴安然就寢諭令左右勿驚動我至次早宮媛及諸嬪御輩俱聞上皇睡中有嬉笑之聲駭而視之已崩矣正是

兩世繁華總成夢 今朝辭世夢初醒

上皇既崩肅宗正在病中聞此凶信又驚又悲病勢轉重

不隔幾時亦即崩逝張后意欲廢太子別立親王李輔國殺張后立太子是為代宗於是輔國愈驕橫後來輔國被

人刺死只刺客實代宗所使也那安史輩至代宗廣德年間另行殄滅代宗之後尚有十三傳皇帝其間美惡之事正多當另具別編看官不厭絮煩容續刊呈教今此一書不過說明隋煬帝與唐明皇兩朝天子的前因後果其餘諸事尚未及載有一詞為結證

閒閱舊史細思量似傀儡排場古今帳簿分明載還看取野史鋪張或演春秋或編漢魏我只紀隋唐 隋唐往事話來長且莫遽求詳而今略說與衣際輪迴轉男女猖狂降蹟仙蹤前因後果煬帝與明皇右調一叢花

總評 父慈子孝原是五倫內第一要緊事有一小人間之遂使父不慈子不孝敗人家國不可言說但思上皇於此時水窮山盡之日尚不捨貴妃梅妃命方士訪問

亡魂蹤跡此小人所以乘隙而入也 又評 因緣果報未嘗確有其事乃是愚人之術說到無可奈何處曰此生前未盡之緣也此生前作孽之報也佛說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此皆勸人為善之意非確有所據曰前生如是今世如是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言其理耳世至隋唐閨門之內污穢不堪禮義廉恥不知拋荒何處不至弑奪不止故託言曰某某即前世某某前緣未盡妃戒譎塵故有此番舉動說鬼說神以喚醒世間之人非分之事不得生妄想心春秋一筆一削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五羊山記



所  
圖  
書  
羊

南京大學圖書館



6401793184